



禹貢說斷卷三

導岍今隴州吳山及岐在今鳳翔岐山至于荆山在今耀州富平

班氏曰吳山在扶風汧縣西古文以為汧山陸氏曰岍字又作汧一汧名

吳嶽九域志曰吳嶽頂有五峯按後魏孝文於漢汧縣地置長蛇縣唐貞觀九年更名吳山今屬隴州北

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光武省懷德不知并入何縣今按後漢志荆山在雲陽當

是分其地入雲陽通典曰晉移北地郡之富平縣於今京兆富平縣西角懷德城有荆山按隋志皆言荆山在

京兆富平大夫西漢在懷德東漢在雲陽自晉以來則在富平信土地分隸變遷不易稽考今富平雲陽俱隸耀

州案此條引班氏地理志止及岍山荆山不及岐山者蓋因已見治梁及岐條下也

孔氏曰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治山通水故以山名

之三山皆在雍州

唐孔氏曰上文每州說治水登山從下而上州境隔絕未

得徑通今更從上而下條說所治之山本以通水舉其  
山相連屬言此山之傍所有水害皆訖也因冀州在北  
故自北始從北導岍至敷淺原舊說以爲三條地理志  
云禹貢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荆山在南郡  
臨沮縣東北是舊有三條之說也故馬融王肅皆爲三  
條導岍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鄭元以爲四列導岍  
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案以上刻本所闕今從永樂大典本增入爲次  
陽列岷山爲正陽列鄭元創爲此說孔亦當爲三條也  
岍與嶓冢言導西傾不言導者史文有詳畧以可知故  
省文也

王氏曰導山者導山之澗谷而納之川也

蘇氏曰孔子叙禹貢曰禹別九州隨山濬川蓋言此書一  
篇而致意也既畢九州之事矣則所謂隨山與濬川者  
復申言之隨山者隨其地脈而究其終始也何謂地脈  
曰地之有山猶人之有脈也有近而不相連者有遠而  
相屬者雖江河不能絕也自秦蒙恬始言地脈而班固  
馬融王肅治尙書皆有三條之說鄭元則以爲四列古  
之達者已知此矣北條之山首起岍岐而逾于河以至  
太嶽東盡碣石以入于海是河不能絕也南條之山自  
嶓冢岷山至于衡山過九江以至敷淺原是江不能絕  
也蓋禹之言卓然見於經者非地脈而何自此以下至  
敷淺原皆隨山之事也

葉氏曰導山者濬兩山之川屬之大川以同入于海者也  
言導岍而不言導西傾二山皆在雍以岍見之也言導  
嶓冢而不言導岷山二山皆在梁以嶓冢見之也九州  
之山獨記雍梁荆揚豫冀而不及青徐兗三州者蓋三  
州皆在東河之東與四列不相通青徐之山惟岱而兗  
無山此三州之水惟河則或不必要隨山以爲治也  
林氏曰此一段文義本甚明白以先儒有三條四列之說  
必欲以衆山首尾相屬故其說多牽強而不通夫觀書  
者必視其書之所由作然後其義易曉禹貢之書本爲  
治水而作其言所導之山蓋主於決懷襄之水而爲言  
也何取於山之條列哉

張氏曰山而謂之導者以向者洪水滔天首尾不辨今水  
患旣除使山川復其本性隨山之勢窮極其首尾以遂  
其風土之宜此言導之意也豈特導水云乎哉

禹之言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是先大而  
後小也至此則先言導山而後導川又先小而後大  
何也蓋治水之法由下而上故其言先大而後小也  
此則總論水之形勢脈絡由上而下故其言先小而  
後大也或曰自導岍以至敷淺原皆以山爲言不言  
水也予以爲水獨何歟曰畎澮之水不勝其記故禹  
卽山以表之亦猶詩人言信彼南山維禹甸之託山  
以表田也今圖岍岐等山及諸水以觀之則凡畎澮

距川自可意見若夫條列之說地脈之說決懷襄之說遂風土之說皆無足取也

逾于河

孔氏曰此謂梁山龍門西河

唐孔氏曰逾于河謂山逾之也

張氏曰北條荆山首自岍岐東絕西河而北雖河不能隔

斷也

呂氏曰人逾非山逾

非山逾亦非人逾禹所記之言然耳蓋在河之西導此等山過河之東與北則導彼等山非導岐荆既畢而後始涉河以導壺口也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是治水越河而西經文明甚學者將信經文乎將從

臆說乎

壺口雷首

在今河中府河東縣

至于太嶽

孔氏曰三山在冀州太嶽上黨西

班氏曰雷首山在河東蒲坂縣南

晉志曰夷齊居其陽所謂首陽山按隋開皇十

六年析蒲坂置河東縣大業初併蒲坂入河東

壺口在汾之北雷首在汾之南而太嶽又在壺口之

東北也以形勢求之既背以地理計之又遠條列首

尾之說其可從乎經凡言至者非治此而後至彼也

亦所記之文然耳若曰治汾之北則壺口南則雷首

又壺口之東北亦至太嶽也學者因余說而復經文

始知余之不妄

底柱

在今陝州陝縣河水中屹立若柱然

析城

在今澤州陽城縣

至于王屋

在今孟州王屋縣

孔氏曰此三山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

杜氏曰陝州陝石縣有底柱山大唐貞觀中太宗巡幸命

魏徵勒銘見存本朝熙寧六年省陝石縣為鎮入陝

班氏曰析城山在河東濩澤縣西南

濩音烏號切案唐志天寶元年更濩澤縣

為陽城

王屋山在河東垣縣東北

案通典絳州垣縣漢舊縣也東北有王屋山又

云洛州王屋縣有王屋山垣與王屋俱有其山則王屋當是漢垣縣地也垣今復隸絳州即垣曲是王屋隸孟州

以地勢東北觀之當言底柱王屋而後析城今乃記析城于王屋之上何也析城在底柱之東北太行在

王屋之東南自西南以及東北自西北以及東南亦所記之法然耳非可以山之首尾求也太行當連王

屋為句孔氏以屬常山誤矣

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太行在今懷州河內縣常山在今定州陽曲縣

孔氏曰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百川經此衆

山禹皆治之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

唐孔氏曰太行去恒山太遠恒山去碣石又遠故傳云此

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言山傍之水皆入海

山不入海也又解治水言山之意百川經此衆山禹皆

治之川多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也謂漳潞

酈氏云潞即濁漳

汾涑桑氏曰涑水出河東聞喜縣東山黍篩谷南過解縣東又西南注于張陽池聞喜今隸解州解故城

在河中桑泉唐天寶改桑泉為臨晉

在壺口雷首太嶽經底柱析城濟出

王屋淇近太行恒衛溥沱滏易近恒山碣石等是也

班氏曰東太行山在河內山陽縣西北又曰太行山在楚

王縣西北案山陽故城在修武縣西北熙寧六年省修武為鎮入武陟隋志云河內漢曰野王開皇十年改名河內武陟俱隸懷州當二縣俱有其山恒山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

北

此與冀州恒衛既從大陸既作之文相表裏也不惟

此也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

嶽與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嶽陽一事

體而互發明也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與覃懷底

績至于衡漳亦一體而互發明也學者試深求之當

自識經文之妙入于海言恒山碣石四傍之水皆以

小附大東入于海也

西傾在今洮州臨洮朱圉在今秦州伏羌城傍境鳥鼠在今熙州渭源堡傍近

孔氏曰西傾朱圉在積石以東鳥鼠渭水所出在隴西之

西三者雍州之南山

班氏曰西傾山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案唐志洮州臨洮縣有西傾山通典云山

在臨洮西南吐谷渾之界朱圉山在天水冀縣南案隋志冀城縣注云後周曰冀城唐

志云秦州伏羌縣本冀城武德二年更名通典云伏羌秦漢冀縣又云上邽縣有朱圉山俗名曰白巖山九域

志云建隆二年置伏羌寨熙寧三年以寨為城又古跡云古上邽縣本邽戎邑知上邽經唐末五代廢之矣

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通典云渭州渭源縣漢首陽縣也後魏改

之唐志云渭源鳥鼠山一名青雀山五代職方考云唐末原州陷吐蕃權於涇州平涼置渭州而縣廢則今渭

非古矣今熙州有渭源  
堡當是古渭源縣之地

至于太華在今華州

孔氏曰相首尾而東

唐孔氏曰鳥鼠東望太華太遠故傳云相首尾而東也

班氏曰太華山在京兆華陰縣南

熊耳在今商州外方在今西京桐柏在今唐州至於陪尾在今安州

孔氏曰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洛經熊耳伊經外方淮

出桐柏經陪尾凡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

列所治之水於下互相備

班氏曰洛水出弘農上雒縣冢領山熊耳山在盧氏縣東

伊水所出經云導洛自熊耳如固所紀洛水非出熊耳

世又從而別為冢領之號耳通典曰號州盧氏有熊耳

山商州上洛有冢領山熊耳山今二縣俱隸二州正連

境又通典記上洛之山既曰有冢領又曰有熊耳是

一山連延古同一名無疑矣洛則出今之所謂冢領

文以潁川密高縣密高山為外方山顏氏曰密高崇字

縣漢密高也大唐永徽中置嵩陽縣桐柏山在南陽平

武太后改為登封有中嶽嵩高山桐柏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

氏縣東南隋志云淮安郡桐柏縣梁置曰淮安也開皇

之桐柏漢平氏縣地也橫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

文以為陪尾山通典云安州安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即雍州終南惇物至于鳥

鼠之役也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即豫州伊洛漣

澗與夫導淮之役也圖而觀之凡畎澮之水或入于



知此味其肯徒守章句乎

導嶓冢在今秦州界至于荆山在今襄州南漳縣

孔氏曰漾水出嶓冢在梁州經荆山荆山在荆州

唐孔氏曰荆州以荆山為名知荆山在荆州也

班氏曰嶓冢山在隴西西縣案晉改西縣為始昌不知始昌後廢於何時通典秦州上

邽縣注云有漢西縣城一名始昌在今縣西南有嶓冢山今上邽已廢九域志古跡云有古上邽縣當在天水

縣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通典云襄陽南漳縣界

云漢臨沮故城在江陵郡當陽縣北唐志亦曰南漳本臨沮隋志曰西魏初置重陽縣後周置沮州尋廢改重

陽曰思安開皇十八年改曰南漳是臨沮自西魏方更置不一

丙方在今荆門至于大別在今漢軍長林縣

孔氏曰丙方大別二山名在荆州漢所經

班氏曰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為丙方山後漢志引

荆州記曰山高三十丈周迴百餘里五代職方考曰復州竟陵晉改曰景陵通典曰江陵長林縣有章山今景

陵隸安州長林隸荆門以地勢觀之今其山不復景陵有矣大別山在六安安豐縣

西南安豐今隸壽州

唐孔氏曰地理志無大別鄭元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杜

預解春秋云大別闕不知何處或曰大別在安豐縣西

南鄭杜之說即據班氏所志而唐孔氏以左傳云吳既為地理志無大別此檢閱不詳之失也

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然則

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得在安豐如預所言雖不知其處

要與丙方相接漢水所經必在荆州界也

蘇氏曰二別山皆在漢上

此梁荆導漢之役也內方在荆門則大別居漢上當是漢陽界山也故李氏詩說曰漢水東流漢陽軍觸

大別山南入于江

岷山今在茂州汶山縣之陽至于衡山在今潭州衡山縣

孔氏曰岷山江所出在梁州衡山江所經在荊州

班氏曰岷山在蜀郡前氏道縣西徼外江水所出晉志已

無此縣當是漢末以來廢之矣唐志茂州汶山縣有岷山通典亦曰禹導江發跡于此衡山在

長沙國湘南縣東南通典曰潭州衡山縣漢湘南縣也又曰衡州湘潭縣有衡山今湘潭

亦隸潭州唐志云衡山縣有南嶽衡山祠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在今江州德安縣蒲塘驛前

孔氏曰言衡山連延過九江接敷淺原言導從首起言陽

從南敷淺原一名博陽山在揚州豫章界

班氏曰博易山在豫章歷陵縣南古文以為敷淺源傳讀曰敷

易古陽字通典曰江州尋陽縣有蒲塘驛即漢歷陵縣也驛前有敷淺原原西數十里有博易山據通典博易

山在敷淺原之西而班氏即以敷易山為敷淺原者蓋連延數十里止是一山古今殊號遠近異稱云耳歷陵

晉屬鄱陽郡後不知廢於何時尋陽今為德化德安二縣之地當是五代時改析

此梁荆揚導江之役也禹之導山惟言雍冀梁豫荆

揚而不及青徐兗三州惟冀特言入海而揚止于敷

淺原何也蓋青徐兗揚四州與冀之碣石等處地皆

濱海者也碣石入海既北於冀見之故南於此四州

不言也文省而事該此最作經之妙後世史官及之

乎

導弱水

來自雍州西北

至于合黎

在今化外甘州

餘波入于流沙

在今化外甘州

孔氏曰合黎水名在流沙東弱水餘波西溢入流沙

唐孔氏曰此下所導凡有九水大意亦自北為始以弱水最為西北水又西流故先言之黑水雖在河南水從雍梁西界南入南海與諸水不相參涉故又次之四瀆江河為大河在北故先言河也漢入于江故先漢後江其濟發源河北越河而南與淮俱為四瀆故次濟次淮其渭與洛俱入于河故後言之計流水多矣此舉大者言耳凡此九水立文不同弱水黑水沈水不出于山文單故以水配其餘六水文與山連既繫於山不須言水積石山非河上源記施功之處故云導河積石言發首積

石起也漾江先山後水淮渭洛先水後山皆是史文詳畧無義例也又淮渭洛言自某山者皆是發源此山欲使異於導河故加自耳鄭元云凡言導者發源於上未成流凡言自者亦發源於上未成流必其俱未成流何須別導與自河出崑崙發源甚遠豈至積石猶未成流而云導河也顏氏鄭氏皆以合黎為山名地理志張掖郡刪丹縣桑欽以為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張掖郡又有居延澤在縣東北古文以為流沙如志之言酒泉郡在張掖郡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在酒泉則流沙在台黎之東與此傳不合案經弱水西流水既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當如傳文合黎在流沙之東不得在其

西也

杜氏曰合黎水在甘州張掖縣界又曰沙州古流沙地其沙風吹流行在郡西八十里

蘇氏曰合黎山名

程氏曰弱水卽條支媯水是也

余觀程氏所論弱水最爲究求之力然取禹貢導水之文而熟復之弱水黑水言導而不言所導之處蓋其由來甚遠雖禹亦不能沿流以窮其源也弱水用功止自合黎而上合黎而下得其餘波入于流沙遂亦不復究其爲何如也然流沙之地大抵居雍州之極西弱水流逕雍界而西入流沙不見其他折也故

知弱水之西流而與他川迥異云耳禹在當時足跡之所親目力之所及猶不能用意於非所用意之外而學者生于數千載之下居數萬里之外而顧執諸家異同之言以遐想而意決之殆可謂窮無窮而極無極矣杜氏所言地著頗亦可信今且據之以見合黎流沙所在而弱水則來自雍州西北徼外不知其所從出實地也合黎當以爲山名猶漾水至于大別之類蓋皆指山言耳流沙當是澤名以其地之沙風吹流行如通典所載故澤因名流沙

導黑水

來自雍州西徼之外

至于三危

在今沙州入于南海

孔氏曰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

唐孔氏曰地理志益州郡計在蜀郡西南三千餘里故滇  
王國也武帝元封二年始開爲郡郡有滇池縣縣有黑  
水祠止言有其祠不知水之所在鄭云今中國無也傳  
之此言順經文耳案酈道元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  
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然張掖燉煌並在  
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皆伏  
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

杜氏曰道元注水經說銳意尋討亦不能知黑水所經之  
處顧野王撰輿地志以爲至棘道隸戎州入江其言與禹  
貢不同未爲實錄至于孔鄭通儒莫知其所或年代久  
遠遂至湮涸無以詳焉三危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

程氏曰黑水卽葉榆澤是也

黑水亦出外戎經雍州極境過三危越河南渡經梁  
州西界而入南海此經文可推者也說者必欲言黑  
水所自出鑿矣夫禹不言而後世欲言之宜其說之  
不同而徒爲是紛紛然也程公駁酈道元等諸說求  
漢志益州郡葉榆縣在今黎雅西南葉榆澤爲黑水之正又  
以滇池縣在今黎雅西南滇池澤爲黑水之下流蓋以滇池  
澤旁有黑水祠爲證故也又據酈道元等叙載葉榆  
入海之地在交趾蒼泠縣在今化外爲入南海之的  
信其有驗也而黑水西河惟雍州則雍州無黑水矣  
故又求唐史東女弱水爲黑水之上源東女之地正

東以及東南皆與今蜀茂雅二州接境則正在漢益州之北去雍州河廓界地望甚順東女弱水之來卽雍州鄰境也遂以葉榆一水爲界梁雍兩州以應經黑水西河惟雍州之文信其善辯也而東女弱水前此未有黑水之稱稱黑水自程公始其殆可深據乎又孔穎達云滇水有黑水祠而不見水程公乃疑更世旣久祠或移之他地遙設而望祀是蓋亦臆度之說也又三危山無所證著以三苗遺種在宕昌卽今宕州宕達浪反疑其當在東女弱水旁凡此皆余所未敢執以爲實者也余恐學者慕名而輕信昧多聞闕疑之理故諄諄若此焉耳非好辯也

導河積石

在今化外鄯州龍支縣界

至于龍門

在今同州韓城縣

孔氏曰施功發于積石至于龍門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唐孔氏曰釋水云河水千里一曲一直則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釋水云崑崙虛色白李巡曰崑崙山名虛山下地也郭璞云發源高處激湊故水色白潛流地中受渠衆多渾濁故水色黃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郭璞云其去崑崙里數遠近未詳司馬氏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

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覩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之山川尙書近之矣

班氏曰積石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龍門山在馮翊

夏陽縣北

今同州韓城縣隋開皇十八年置卽漢夏陽也

杜氏曰水經云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入于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又南入葱嶺山又從葱嶺出而東北流其一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葱嶺所出河合又東注蒲昌海又東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詳水經所作殊爲詭

誕全無憑據所云河出崑崙山者宜出於禹本紀山海經所云南入葱嶺及出于闐南山者出於漢書西域傳又云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然後南流入葱嶺據此則積石山當在葱嶺之北又云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並今郡地也夫山水地形固有定體自葱嶺于闐之東燉煌酒泉張掖之間華人往來非少去積石數千里未有桑田碧海之變陵遷谷移之談此處豈有河流纂集者不詳斯甚又按禹導河積石者堯時洪水下民昏墊禹所開決本救人患積石之西砂鹵之地河流旣小地勢復高不爲人患不待䟽鑿以此施功發跡自積石山而東則今西平郡龍支縣界山是也

西平郡今化外

鄴州也水經所謂葱嶺北積石佑所謂大積石是也自鄴道元已疑其非禹貢積石禹貢積石宜在蒲昌海下今考班杜所說一云在河關一云在龍支龍支漢允吾縣地屬金城河關亦屬金城班杜所言二縣雖不同積石當跨二縣界有之矣二縣在蒲昌海東正與鄴道元之說相合

固無禹理水之功自葱嶺之北其本紀灼然荒唐撰經者取為準的班氏西域傳所言宜惟憑張騫使大夏見兩道水從葱嶺于闐合流入蒲昌海所以騫傳遂云窮河源也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口崑崙山宜所謂古圖書即禹本紀以于闐山出玉乃謂之崑崙即所出水便云是河也窮究諸說悉皆謬誤孟堅又以禹貢云導河自積石遂疑河潛流從此方出且漢時羣羌種雖衆多不相統一未為強國漢家或未嘗遣使詣西南羌中或未知自有河也寧有今

吐蕃中河從西南數千里向東北流見與積石山下河相連聘使涉歷無不言之吐蕃自云崑崙山在國中西南則河之所出也又按書云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又范氏後漢書云西羌在漢金城郡之西南濱于賜支續漢書云河關西可千餘里有西羌謂之賜支蓋析支也然則析支在積石之西是河之上流明矣崑崙在吐蕃中當亦非謬而不謂之河之本源乃引葱嶺于闐之河謂從蒲昌伏流數千里至積石方出斯又班生所未詳也同州韓城絳州龍門二縣有龍門山龍門縣今隸河府即禹所鑿三秦記云魚鼈上之即為龍否則點額而還又慈州文城縣有孟門山與龍門相對慈州今廢其吉鄉縣以隸



隰州文城省爲鎮入吉鄉河至今隰州吉鄉孟門山是爲入龍門至河中府龍門縣汾水合河之上是爲龍門口然則吉鄉龍門二縣所謂龍門山者是在河之東者也韓城所謂龍門山者是在河之西者也兩岸俱有其山則西所謂龍門與東孟門相對之處是在韓城以北

程氏曰導河自積石以下未至龍門以上經但一書積石不言方嚮知荒遠在所當畧也

案雍州崑崙之戎浮積石則謂河出崑崙山宜亦不妄杜言其山在吐蕃中亦不爲無所據矣然禹不言河源惟記積石耳今吾第論其所記不必求其所以不言也若夫自積石至於龍門計應三千餘里禹記河之所逕所以踈濶若此者以龍門而上積石而下地高而水不爲患禹功所不加故不言也程氏荒遠

之說非

南至于華陰

孔氏曰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北而東行

程氏曰河自北狄入中國皆南行至此而極始折而東行

東至于底柱

孔氏曰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

程氏曰河至華陰則已改爲東流不待至底柱乃始折東今其曰東至底柱者自改東以後惟底柱爲可記也

河自南行至華陰自華陰東行至底柱則東字連華陰而言不必曰自改東以後惟底柱爲可記也

又東至于孟津

在西京洛陽北孟州河陽

孔氏曰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為津

唐孔氏曰孟是地名津是渡處在孟地致津謂之孟津傳

云地名謂孟為地名耳杜預云河內河陽縣南孟津也

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常以為津武王渡之近世

以來呼為武濟

林氏曰河流自華陰至于底柱夾兩山之間其流皆湍悍

至于孟津然後其勢稍緩故可以橫舟而渡也

東過洛汭在今西京鞏縣東

孔氏曰洛汭洛入河處

唐孔氏曰洛入河處河南鞏縣東也鞏在西京東一百一十里

程氏曰洛既北入河河之南洛之北其兩間為汭也汭之

為言在洛水之內也謂水入河之間亦名為汭正其義

也河自洛汭以上行地中它水反來注河故山水名稱

迹道古今如一無所譌誤以其山川皆相附著故也自

大伾以下不論水道難考雖山舊嘗憑河者亦便不可

究辯此非山有移徙也河既遷變年世又遠人知新河

之為河而不知舊山之不附新河惟于並河求之安從

而得舊山之真歟山靜物也且因河徙而譌錯如此則

降水大陸其方嚮益難究定矣此其並河凡屬所為無

的之因也

至于大伾今衛州黎陽縣黎山是

孔氏曰山再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

唐孔氏曰釋山云再成英一成呬李巡曰山再重曰英一重曰呬傳云再成曰伍與爾雅不同蓋所見異也鄭元

云大伾在修武武德之界修武今懷州武陟縣修武鎮是其地熙寧六年省入

今懷州河內縣武德鎮張揖云成臯縣山也今孟川記是其地熙寧六年省入

之成漢書音義有臣瓚者以為修武武德無此山也成

臯縣山又不一成今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伾乎瓚

言當然黎陽今隸衛州

杜氏曰衛州黎陽縣有大伾山今名黎陽東山又名青檀

山在縣南七里其張揖云成臯山是大伾山謬也

程氏曰黎陽山在大河垂欲趨北之地禹故記之正與河

將東流而先記華陰之在極案以下至唐孔氏至于大

樂大典本補入南者同也若成臯之山既非從東折北之地又

無險礙如龍門底柱之須䟽鑿也其地西去洛汭既已

絕遠東北距降水大陸又為絕遠禹獨何為而特於此

數數致言耶臣故於瓚佑有取正以其理有當焉耳

北過降水在今冀州武邑縣

孔氏曰降水水名入河

唐孔氏曰地理志云降水在信都縣按班固漢書以襄國

為信都在大陸之南或降水發源在此下尾至今之信

都故得先過降水乃至大陸若其不爾則降水不可知

也鄭以降讀為降下江反聲轉為共河內共縣其水出

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此近降水也周時國於此地

者惡言降水改謂之共此鄭胸臆不可從也

杜氏曰貝州經城縣有枯絳渠

按唐會要唐天祐三年八月割貝州經城隸魏州又

按九域志北京即升唐魏州為之熙寧六年省經北入城為鎮入宗城則枯絳渠今在北京宗城縣界

冀州南宮縣界又過信都衡水武邑三縣界南宮而下四縣今俱

隸冀州

程氏曰枯絳渠可證古降所麗與禹河方嚮正合但禹河

既枯而絳瀆亦枯至武邑斷絕別無可考鄭康成以淇

水之自衛州入河者為降水其援引證誤元已自覺之

遂改引屯氏河為證酈道元既已仍襲其說尋又覺屯

河之無降名也因又改易漢志屯河名稱以應古降既

以明誤且有失審究者經之叙河曰北過降水是原

有降水而禹因河役過之其理甚明也今屯河因漢河

決溢甫有迹道設使漢河真是禹河亦無有因此河決

流而反記此河位置者而况漢河本非禹河而求禹河

所逕於漢河支派則豈非重複之誤耶此其誤之所起

不出乎臣之所陳者矣河既改流並河山川皆非其故

而不知反諸未始改流以前此與中流失劍而刻舟以

記者正同一誤也

至於大陸

當是瀛州以東之地

孔氏曰大陸澤名

唐孔氏曰漢地理志云大陸在鉅鹿縣北釋地十藪云晉

有大陸孫炎等皆云今鉅鹿縣北廣河澤也郭璞云廣

河猶大陸以地名言之近為是也春秋魏獻子畋于大

陸焚焉還卒於甯杜氏春秋說云嫌鉅鹿絕案以上刻本有關文

今從永樂大典本補正遠以為汲郡修案刻本下衍郡修二字武縣吳澤也

甯按甯字二本俱無今從正義補入即修武也然此二澤相去甚遠所

以得為大陸者以爾雅廣平曰陸但廣而平者則名大

陸故異所而同名焉然此二澤地形卑下得以廣平為

陸者澤雖卑下旁帶廣平之地故統名焉故大陸澤名

廣河以旁近大陸故也

程氏曰大陸之說雜出不一其始地理志謂在鉅鹿縣未

聞其去古河絕遠且其地理次序遠在枯絳上流不與

經應故歷代言地理者皆疑非是為此之故益傍東北

展轉求之故隋氏以趙之昭慶縣為大陸唐氏先天中

創鹿城置陸澤縣皆意大陸之在其地而為此之名而

杜李輩因而實之曰邢趙深此三州者皆大陸也亦孔

穎達所謂廣平為陸故綿延千里而皆可稱謂者是也

今去古絕遠隋唐之名二縣以為大陸者或其有據不

可得詳矣始雜疑信而兩傳之且以深之陸澤為大陸

則古河之行乎貝冀者既可用枯絳以應北過降水之

文其逕深而入滄者可以謂之至于大陸也雖不能寸

寸銖銖較其首末比之漢河所經全無降水大陸二名

可以傳會其通多矣

余考地理次第降水在冀之東北入河而深在冀之

正西指深之大陸為經之所指亦與過降之文未合  
夫既謂之大陸則不必專以為澤凡廣河澤以東其  
地平廣綿延千里皆謂之大陸也此所指當是瀛州  
以東之地而經之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則瀛以西至  
深趙相之間皆是

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逆河在今滄州之東北其地已淪於海

孔氏曰北分為九河以殺其溢同合為一大河名逆河而  
入於渤海皆禹所加功故叙之

唐孔氏曰鄭元云下尾合名為逆河言相向迎受

酈氏曰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非禹瀆也周定王五  
年河徙故瀆故班固曰商場周移也又以漢武帝元光

三年河又徙東郡更注渤海是以漢司空掾王橫言曰

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

案刻本下有闕文今從示

樂大典本補正數百里張沂亦云碣石在海中蓋淪於海水後

世儒者知求九河於平地而不知求碣石有無以為之  
證王橫之言信而有據碣石入海非無理也

程氏曰王橫之言以當時所親見而破萬世傳聞之惑世

之言禹貢者失稽焉臣於是用其說博求諸古知其精

確可信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漢元光三年河水徙

從頓邱東南流入渤海

今其地屬澶州清豐縣熙寧六年省入也渤海舊在滄棣之瀆

因以為名則今滄濱之海東北則為漢河自樂陵縣入海樂陵今隸滄州在州南一百二十五里則是周

漢已前河入海故道不在漢世所指渤海之地矣遷固

親著周漢河徒見之紀志而其記禹貢導河語輒自忘之乃曰九河逆河入于渤海薛瓚從而證之曰禹貢河口入海乃在碣石元光河徒始注渤海禹時不注也然則欲知漢河禹河入海之實從碣石求之則可見矣九河歷世滋久借曰通塞移徙不可主執而碣石者通一山豕趾皆石無有徙移摧折之理也漢河既不並碣石入海而平地亦無碣石則九河逆河其與碣石俱淪於海王橫之言其已信

案程氏說刻本多闕誤今從永樂大典本校正

禹於導山以碣石入海為記所以著其為海畔山也於冀州貢道以夾右碣石入河為記所以見河口入海正附碣石旁也一時之紀述萬世得藉以知河道之的其諸以為聖人紀事之法歟

蟠豕導漾

發源自道養山東經蟠豕山

葉氏曰漢源出蟠江源出岷故言蟠豕導漾岷山導江淮出胎簪山至桐柏而大渭出南谷山至烏鼠而大洛出豕嶺山至熊耳而大因其流之大可以為人害者治之而非其源故言導淮自桐柏導渭自烏鼠同穴導洛自熊耳

漾江之來甚遠地且高而源微未能為害禹正不必極其源也故止於岷蟠導之淮渭洛之源近而為雍豫等州害者非特下流而已故禹治之必極其源葉氏之說反之矣不然則禹究心於甚遠而畧於近顧

與導弱導黑導河異其功用何邪

東流為漢至今階州將利縣界東流

班氏曰養水至武都為漢

案通典武州治將利縣漢武帝置武都郡又案唐志景福元年

更名階州則今階州將利蓋武都縣地也通典云漢中郡金牛縣有嶓冢山禹導漾至此為漢此亦後世因漢上流所經之山名曰嶓冢亦轉有此名耳非秦州嶓冢也漾水既東即曰漢水非必至金牛而後名漢水也此祖安國至漢中東行為漢之說耳唐志與元府西縣注云武德三年析利州之縣谷置金牛寶歷元年省金牛入西縣今西縣復隸興元府西一百里

又東為滄浪之水在今均州武當縣

孔氏曰別流在荊州

唐孔氏曰傳言別流似分為異水按經首尾相連不是分別當以名稱別流也

劉氏曰南都賦注云漢水至荆山東別流為滄浪之水

酈氏曰武當今隸均州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

庚仲雍漢記謂之干齡洲非也是俗語訛音與字變矣

地說曰水出荆山東南為滄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漁父

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

足余按禹貢言導漾水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不

言過而言為者明非他水決入也蓋漢沔水自有滄浪

通稱耳纏絡鄢都地連紀郢咸楚都矣漁父歌之不違

水地考按州傳宜以尚書為正耳

林氏曰張平子南都賦云流滄浪而為隍廓方城而為墉

李善注引左氏傳屈完所謂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



為池則是滄浪即漢水也蓋漢水至于楚地則其名為

滄浪之水也

過三澨在鄂州長壽縣界

孔氏曰三澨水名入漢

桑氏曰荊州沱水在南郡枝江縣三澨池之南在郎縣之

北即音其己反此縣晉猶存後不知廢於何時其地在枝江南枝江今為江陵府松滋縣之鎮松滋在府西

南八十里

酈氏曰尚書曰道漢水過三澨地說曰沔水東行過三澨

合流觸大別山阪故馬融鄭元王肅孔安國咸以為三

澨水名也許慎言澨者埤增水邊土人所止也按春秋

左傳曰文公十有六年楚軍次于勾澨以伐諸庸宣公

四年楚令尹子越帥于漳澨定公四年左司馬戍敗吳

師于雍澨昭公二十三年司馬蕩越縊於蕩澨服虔或

謂之邑又謂之地京相璠曰杜預亦云水濟及邊地也

今南陽今隸澧州消陽南陽有漢消陽縣故城在消水之陽二縣之間消水之

濱有南澨北澨矣而諸家之論水陸相半又無山源出

處之所津途關路唯鄭元及劉澄之言在竟陵縣界漢竟

陵故城在鄂州長壽縣南五代晉改竟陵為景陵今隸安州經云郎縣北池然池流

多矣而論者疑焉亦不能辨其所在

顏氏曰三澨水在江夏景陵

林氏曰三澨水名也水經則以為在江陵郎縣之北顏師

古則以為在江夏竟陵未知孰是

禹貢疏圖卷三  
枝江之地非漢所經三澁不當在其境鄭氏等謂景陵是矣

至于大別南入于江

江漢合於鄂州之西

孔氏曰觸山迴南入江

林氏曰漢水既東流爲滄浪之水矣於是過三澁水所入之處又於是觸大別山以與江合也

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孔氏曰匯迴也水東迴爲彭蠡大澤

程氏曰江漢蠡相會處爲彭蠡澤

三江相會而南不能以敵中北西來之勢故中北遏南而南相與迴旋而爲一大澤者其來久矣今禹本

其所由有澤之因故歸之于漾而爲之言曰東匯澤爲彭蠡而於江亦曰會于匯耳其實彭蠡一澤三江之水爲之也說者未有發明此意余故輒及之

岷山導江

發源羊膊嶺下東逕岷山

酈氏曰岷山卽瀆山而水曰瀆水也又謂之汶阜山在徽外江水所導也益州記曰大江泉源卽今所聞始發羊膊嶺下緣崖散漫小大百數猶未足濫觴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而歷天彭關亦謂之爲天谷也秦昭王以李冰爲蜀守冰見氏道縣有天彭山兩山相對其形如闕謂之天彭門亦曰天彭關江水自此以上至微弱所謂發源濫觴者也岷山在氏道而天彭關亦在氏道而

天彭以上江水至微則禹於岷山導江其山當在天彭  
闕之東也

東別為沱

孔氏曰江東南流沱東行

唐孔氏曰以上云浮于江沱潛漢其次自南而北江在沱

南知江東南流而沱東行

又東至于澧當在溪澧之境

孔氏曰澧水名

唐孔氏曰鄭元以此經自導弱水以下言過言會者皆是

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故以合黎為山名

澧為陵名鄭元云今長沙郡有澧陵縣其以陵名為縣

乎孔以合黎與澧皆為水名弱水餘波入于流沙則本

源入合黎矣合黎得容弱水知是水名楚辭曰濯余佩

兮澧浦是澧亦為水名

酈氏刻本作顏氏曰澧水出武陵充縣西至長沙下雋縣西北

入江

顏氏刻本作酈氏曰澧水在荊州

江水別而為沱其經流則東至于澧也漢孔氏云澧

水名酈氏曰澧水出武陵充縣西至長沙下雋縣西

北入為江楚辭曰濯余佩兮澧浦顏師古謂澧在荆

州蘇氏亦謂澧水在荊州歷觀諸儒所說則以澧為

水名非無所據也然鄭氏謂此經自導弱水以下言

過言會者皆是水名今長沙郡有澧陵縣其以陵名  
爲縣乎鄭氏此言似亦有理故曾氏曰澧鄭氏以爲  
澧陵今江水不至澧陵故先儒疑焉皆以爲澧水夫  
春秋之豫章在江北漢淮之間漢之潯陽江夏在江  
北後世皆在江南烏知禹之時澧陵非江水所至之  
地乎以曾氏此說觀之則知鄭氏以爲陵名有合於  
經文然經文曰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則  
是合黎必有受水之處而鄭氏以其曰至于遂以合  
黎爲山名苟以合黎爲山名則安能受弱水所入之  
勢而溢其餘波於流沙乎此又不能無疑也余按下  
文九江澧水旣與其一則其非水明矣

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滙東爲中江入于海

孔氏曰江分爲九道在荊州東陵地名

唐孔氏曰九江之水禹前先有其處禹今導江過歷九江  
之處非是別有九江之水

陳氏曰九江卽荊州九江孔殷是也東陵在荊州所以得  
名九江者以大江之水自禹之前已有此九道洪水作  
害水失故道今禹自岷山導江復過前所謂九江者以  
至東陵此皆江之故道非別有九江之水江水旣過九  
江又至于東陵也

東陵古荊州地今隸鄂州九域志云  
太平興國二年析鄂州永興縣置永

興軍三年改興  
國治永興縣

蘇氏曰迤迤邐也

林氏曰迤者斜出之辭也江漢一水皆是西來至其合處則其勢迤靡而相屬故漢水自發源嶓冢皆東流至其將與江合也則稍折而南蓋江水是發源岷山皆東流至其將與漢合也則稍折而北蓋江在漢南漢在江北漢稍南江稍北則其勢相屬故會于彭蠡而復東也滙者彭蠡之澤也不言會于彭蠡者蓋蒙上東滙澤爲彭蠡之支且見其與漢水共注北澤也漢孔氏以東迤爲一句而以北字屬於下謂北會于滙故其說以謂迤溢也東溢分流都共北會爲彭蠡鄭氏又以東迤者爲南江夫旣以迤爲溢而又以東溢爲分流展轉相訓乃成義其文勢不相屬非經意也據經文言北江中江是自

彭蠡而東方分爲二江鄭氏以東迤爲南江則是自東陵而下已分爲三矣此說尤不與經合漢江二水旣合於彭蠡矣然後由彭蠡分出爲中江入于海此言東爲中江入于海而上文言導漢東爲北江入于海有北江中江則是必有南江矣卽揚州所謂三江旣入是也江至東陵始與漢合而經於東陵之下記其東行斜迤而北者著其與漢旣合之形勢也繼曰會于滙者著其同爲彭蠡澤也經之文明潔如此何得不信猶惑於孔鄭之鑿說乎

導沅水

出今孟州王屋縣東流爲濟在今孟州濟源縣入于河在今孟州

孔氏曰泉源爲沅流去爲濟在温西北平地

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傳言在温西北平地者濟水近在河內孔必驗而知之見今濟所出在温之西北一十餘里温是古之舊縣故計温言之

杜氏曰絳州垣縣漢舊縣也東北有王屋山泚水所出又曰洛州王屋縣有王屋山泚水所出又曰泚水出王屋山頂崖下澄淳不流至濟源縣西二里平地潛源重發名濟水東流經温縣入河

按隋志王屋縣舊曰長平後周改曰王屋當是漢垣縣地不知何時析置長平耳今王屋隸孟州在州西北一百三十餘里

曾氏曰止者為漾流者為漢止者為泚流者為濟自其水之所自出而言之則曰漾曰泚故其導之也則必指其水之所自出而言之故係之以其川瀆之通稱以此二水流自漾泚而出及其既流而出則曰漢曰濟以至於入江入河入海皆受漢濟之名而漾與泚但可以名其始出之水而已

張氏曰泚濟一也發源為泚既流為濟且漾水東流為漢江水東別為泚漾水流為漢漾水既為漢則漾水之名熄矣故為漢之後不復名為漾泚水流為濟泚水既為濟則泚之名熄矣故為濟之後不復名為泚至江水東別為泚乃其支流耳江水之名自若也

按地志曰濟水出河東垣縣王

溢為滎

屋山東南今絳州垣曲縣山也始發源王屋山頂峯下曰沈水既見而伏東出於今孟州濟源縣二源東源周回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周回六百八十三步其深一丈合流至温縣是為濟水歷號公臺西南入于河

孔氏曰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為滎澤在敖倉東南

唐孔氏曰濟水既入于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南出還清故可得而知也

班氏曰軼出滎陽北地中

杜氏曰溢為滎在鄭州滎澤縣按隋志開皇四年置廣武縣仁壽元年改名滎澤當

是析古滎陽地置之今案九域志滎陽在鄭州西北四十五里如孟說敖倉又在滎陽之西北則是滎澤在敖倉東南

許氏曰濟入河伏流南出

蘇氏曰濟水既入河而溢為滎禹不以味別安知滎之為濟乎

鄭氏曰導漢水至于大別南入于江經文止於此而已東滙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皆脫文也導沈水東流為濟入于河經文亦止於此而已河南有水亦名為濟河北之濟與河南之濟相亂故知溢為滎以上當有導某水一二句後世傳者失之

林氏曰滎陽以東本無濟道禹既導濟以入河河濟相合其流寔大使皆決於河之故道則必有泛濫之患禹於是自河決之以為滎澤而東出於陶邱北以入于海是

亦所以分殺其勢而濟之溢為滎也河洛雜矣非復濟水也惟此書為治水而作故載者如此

程氏曰降水逆行其初蓋有不盡入河散漫自恣者今也積石以東收泛水而入之河既已多矣其在豫也伊洛漣澗悉以水會河既盈而濟繼之故溢而注滎也

東出于陶邱北

在今曹州定陶縣界

孔氏曰陶邱邱再成

班氏曰禹貢陶邱在濟陰郡定陶西南陶邱亭

郭氏曰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邱

杜氏曰漢濟陰郡城今曹州濟陰縣是也亦漢定陶縣也

故定陶城在東北

按九域志太平興國三年以濟陰縣定陶鎮置廣濟軍熙寧四年廢軍以

定陶縣隸州在州東北三十七里

程氏曰濟入于河而對溢為滎以東出于陶邱之北者一時適然之事也以其異故變文而記之曰溢曰出者禹貢書例之所無也

又東至于荷

在曹州定陶界

孔氏曰荷澤之水

班氏曰荷澤在定陶東

杜氏曰荷澤在今曹州濟陰縣城東北九十里

今濟陰東之地段析

為定陶縣則荷澤為在定陶界也

程氏曰樂史寰宇書云濟陰有山是為荷山荷水西自考

城來屬

考城今隸東京

而考城者於汴京為東於濟陰為西而



濟之正源未嘗一逕考城亦可以見河水之自爲一派而濟來會之甚明也水經以此水爲五丈溝而五丈溝者卽近世命爲五丈河而開寶中改命以爲廣濟河者其是也太平興國中割定陶一鎮爲軍而名廣濟則又因水以爲之名此正菏水首末也

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孔氏曰北折而東

班氏曰沅水東至琅槐入海

酈氏曰山海經曰濟水絕鉅野注渤海入齊琅槐東北者也地理風俗記曰博昌東北八十里有琅槐鄉故縣也

案琅槐屬千乘郡後漢郡國志已無此縣是光武所并省博昌唐隸青州

導沅辨

弱黑二水來自雍州塞外至遠而不可窮故禹言導而不言其所自起至於沅水源出中國且去帝都都遠而禹之所書顧與弱黑同例何也酈杜二子皆有沅水潛行之說意者禹疑其水之異而畧於記歟曰非也甚遠者不能書甚近者不必書而沅源近在帝都之南所以不書也聖經書法之妙大抵如此

滎澤辨

濟旣入河與河相亂而其溢爲滎也禹安知其爲濟哉孔穎達謂以其色辨東坡謂以其味別而許敬宗則以爲入河伏流而出鄭漁仲則以爲簡編脫誤林

少穎則以爲禹分殺水勢而程秦之則又以爲水會於河既多河盈而濟繼之故溢而注滎也紛紛之論將孰從而折衷乎余嘗思之程氏之見比諸公爲勝夫河自積石而來所受水爲不一而至於歷華陰而東行則又有伊洛等水會之河之盈可知矣然河自孟津以來其地稍平其勢稍緩而加以水之滿盈則其流寬徐蓋與底柱而上不同矣沈水自北而南勢銳而流捷衡河橫度固當時所有之事也今時水潦驟集山流橫突溪澗其勢狀尙可辨視况於濟之衡河南出滎口浩博禹何待於區區色辨味別而後知邪然其入河而出不能無河水之混而大槩則濟耳若其天時有變河流蕩激之際滎口欲其純受濟水不能也此可以理而推不必過爲之惑林氏謂分殺水勢者謂沈入河而河溢故禹決滎瀆以殺之而滎實非濟也然禹記兗州疆境指濟爲東南所據禹豈應亂名實如是乎許氏伏流之說謂其源之或潛而意之耳鄭氏簡編脫誤之說求其說不得而姑爲之說耳凡此皆學者所當明辨毋容其汨亂經文庶乎爲羽翼六經之一端也

杜氏曰濟水因王莽末旱渠涸不復截河南過今東平

州

濟南

齊州

淄川

淄州

北海

青州

界中有水流入于海謂之青河

實荷澤汶水合流亦曰濟河蓋因舊名非本濟水也

莽末

濟涸見後漢郡國志

程氏曰春秋閔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鄭氏曰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地為滎澤酈道元所言亦與鄭合然則滎澤在春秋時既以戰則已不復受河而鄭氏之於東漢酈道元之於後魏所見皆同則可以知滎本無源因溢以為源河口有徙移則滎之受河者隨亦枯竭然杜佑以莽末濟不截河而南於是凡濟水下流悉棄不錄且謂漢以前郡國之以濟名者濟南濟北濟陽濟陰皆命名者失於詳考

案刻本句有脫誤今其說從永樂大典本校正

其說直謂滎澤既塞則不復有濟矣此其說不審之甚者也以理推之滎既塞矣自滎至海地亘千里水行其間自

成川脉蓋數州之水循溢滎下流故道而行者自若也  
豈獨滂汶哉

禹貢說斷卷三

禹貢說斷卷四

導淮自桐柏

孔氏曰桐柏山在南陽之東

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  
出水經云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簪蓋桐柏之傍  
小山傳言南陽郡之東也

胎簪山即桐柏也後世又別名之耳禹謂導淮自桐  
柏不應桐柏非淮所出今其山在唐州桐柏縣

東會于泗沂

唐孔氏曰沂水先入泗泗入淮耳以沂水入泗處去淮已  
近故連言之

東入于海在楚州東北入海

班氏曰淮水東南至臨淮淮陵縣入海淮陵晉猶存不知後于何代廢省今

其地當在楚州界

導渭自鳥鼠同穴

孔氏曰渭水出焉

林氏曰渭水出千首陽南谷而禹之導渭惟自鳥鼠同穴

而始故曰導渭自鳥鼠同穴

余考水經有所謂出鳥鼠山者有所謂出南谷者二者皆以渭水名之然禹言導渭自鳥鼠而南谷者不記則南谷者他水之名渭者耳桑鄴之說得之傳聞大抵不足多據而林氏援之以斷經顧不思禹導漾

江不言自為其源之遠也而渭比漾江之源為如何

哉下比淮洛同一書法禹之意可知矣

唐孔氏曰釋鳥云鳥鼠同穴其鳥為餘大吾反其鼠為馱徒忽反

李巡曰馱馱鳥鼠之名共處一穴天性然也郭璞曰

馱如人家鼠而尾短馱似鷄知刮切鷄鳩一名冠雉而小黃黑色

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孔氏尚書傳云共為雌

雄張氏地理記云不為牝牡璞並載此言未知誰得其

實也

此禹自其源而導之也余詢曾官隴西者曰鳥鼠各

有雌雄是張氏之說為然也案刻本下衍四十八字今從永樂大典本校正

程氏曰經于鳥鼠一山而三言之雍州曰終南惇物至于

鳥鼠導山曰西傾朱圉鳥鼠其後叙渭又言鳥鼠同穴  
蓋其先單言鳥鼠者再而合言鳥鼠同穴者一耳占三  
從二則鳥鼠同穴已見其非一山矣考之水經桑欽止  
曰渭出鳥鼠山無同穴之文也地說曰鳥鼠山者同穴  
山之枝幹也據此則鳥鼠同穴自是二山名也孔安國  
曰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處此山因以名也此說甚怪而  
本之爾雅臣不敢遽議其非也鄭元之時已知此二名  
者當爲二山矣而疑經之鳥鼠同穴蓋嘗聯文則又爲  
之說曰鳥與鼠飛行而異處者其山爲鳥鼠及其止而  
同處則其山爲同穴且曰鳥名餘似鷄而黃黑鼠同家  
鼠而短尾穿地而共處鼠內而鳥外此不惟經並爾雅  
且亦兼存鳥鼠同穴之文兩昌而俱言之冀有一而合  
也然其理有可疑者鳥鼠異類自不應相牝牡設使有  
之二蟲者何知而能飛行止宿異處同歸不踰其常邪  
况水經所載二山之中川流間之不正相附其言鳥鼠  
飛游各爲一山而其所宿又自一山推之于餘尙或能  
之若鼠而絕水必待泳游乃得越過其于同穴理不能  
常蓋專意附會爾雅而不自覺其不通也至于杜彥遠  
則以爲同穴止宿養子互相哺養張晏以爲不相牝牡  
最後杜寶大業雜記有曰大業三年隴西郡守獻同穴  
鳥鼠煬帝謂牛洪曰爾雅曰其鳥曰餘其鼠曰齾齾當  
尾短今長何邪洪曰舊說未必可依遂圖以付所司此

說也杜寶以爲可以傳信故書也然煬帝好奇尙諛宮禁之內高德儒且指野鳥爲鸞令其蕩遊無度荒遠守臣強取鳥鼠配合古說以來媚悅固不足信而又鼠尾長短已與古說不同益知詐罔也李吉甫郡縣志曰鳥鼠山今名青雀山其同穴鳥如家雀而青鼠如家鼠而黃其氣辛辣人若馬中之輒病是說也使誠不妄則隋唐相近牛洪其必知以洪之伎凡事迎逢煬帝當其致疑鼠尾洪豈肯不以此種語實其欺陷邪吉甫雖信傳聞而著之志自謂堅確矣然古以餘色爲黃黑而今以雀爲青雀則不獨隋世之鼠尾與古異而唐傳之雀色亦不與古同此皆未可據信載考其說以爲山在縣西

渭水所出二源並下則正與地說所謂鳥鼠爲同穴山之枝幹者合也然則鳥鼠山者其同穴之別枝歟渭出其間凡二其源而下流乃始參會此二源者又皆經禹疏導特鳥鼠一山獨大故經之概叙山川單言鳥鼠者再蓋舉其大者言之也鳥鼠之山雖大而渭之發源不止此一山于是叙渭所始兼舉而並言之故曰鳥鼠同穴也參据前後其爲兩山何疑而何用附會入之神怪也且酈道元最爲尙怪在叙注諸水悉取小說異教奇文幻記以爲實錄而獨於此不肯主信也於是前叙渭源則直引地記以明同穴別是一山後于孔鄭杜張四說又皆存之而不以爲是也夫平時尙怪者至此尙疑

其怪則真誕矣臣之詳辨乎此者正以渭源近而可驗古傳餘色黃黑至唐為雀而特變青則其誕又可以質而世獨信之于以見古事之出于隱暗荒遠如色味地脈皆不應引之以紊古經也

東會于灃出京北鄠縣東南

孔氏曰灃水自南而合

班氏曰鄠水出扶風鄠縣今隸北東南北過上林苑在長安入

渭

張氏曰鄠水出鄠縣南山鄠谷北入渭上林賦注

又東會於涇出今鎮戎軍笄頭山

孔氏曰涇水自北而合

班氏曰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笄頭山東南至馮翊陽陵

縣入渭案通典曰漢涇陽縣故城在原州平涼縣南又曰平高縣有笄頭山涇水所出九域志云至道

元年以原州故平高縣地置鎮戎軍古迹有笄頭山一名雞頭一名崆峒又原州有臨涇縣渭州平涼縣即唐平涼縣地也陽陵自晉已廢當是今京兆涇陽之地

又東過漆沮在今華州華陰縣北

孔氏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

班氏曰洛水出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懷德在今耀州富平縣界沮水

出北地直路縣東北入洛直路自後漢已廢今其地當在慶寧諸郡

桑氏曰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祜縣北東入于

洛今耀州同官縣漢祜也

酈氏曰澤泉水出沮東澤中與沮水隔原相去十五里俗



謂是水爲漆水也東流逕懷德城北東南注鄭渠合沮水又以沮直絕注濁水至白渠合焉故濁水得漆沮之名也其水又東北注于洛水洛水入渭在華陰縣北如酈氏所說漆沮二水也既入于洛而洛亦以漆沮名者豈以其混流之故而稱號之通歟不然禹何爲其亂名實如此也

唐孔氏曰地理志曰漆水出扶風漆縣今邠州新平地是也依十三州記漆水出岐山東入渭則與漆沮不同矣此云會于涇又東過漆沮是漆沮在涇水之東故孔以爲洛水一名漆沮以水土驗之與毛詩古公自土沮漆者別也彼漆卽扶風漆水彼沮則未聞

入于河

在華州華陰縣東北

班氏曰渭水東至船司空入河

通典云漢船司空故縣在華陰縣東北五十里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

孔氏曰會于河南城南

又東會于伊

孔氏曰會于洛陽之南

又東北入于河

孔氏曰合于鞏之東

鞏隸西京在京東一百一十里

劉氏曰帝王世記云夏太康五弟須于洛汭在鞏縣東北

三十里

九州攸同

孔氏曰所同事在下

唐孔氏曰昔堯遭洪水道路阻絕今水土既治天下大同故總叙之

蘇氏曰書同文車同軌

葉氏曰九州辨土地以別之者始也一制度以同之者終也

呂氏曰九州之水皆同其底平之功

攸字訓所言所同則是總目下文之事也傳之說為長

四隩既宅

孔氏曰四方之宅已可居

唐孔氏曰室隅為隩隩是內也遂以隩表宅言四方舊可居之處皆可居也

張氏曰室隅為隩謂其僻遠也言水患既除四方之僻遠處亦各安其所居也

杜氏曰隩猶淇奧之奧案刻本下衍奧隅二字今從永樂大典本校正水患既平

四方之民居水之隈曰隩皆得安其居也

呂氏曰言四方之外皆可宅也案刻本脫呂氏日言四字今校正

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

孔氏曰九州名山已槎木通道而旅祭矣九州之川已滌除泉源無壅塞矣九州之澤已陂障無泛溢矣

唐孔氏曰上文諸州有言山川澤者皆舉大者言之所言

不盡故于此復更總之

林氏曰九山九川九澤皆是泛指九州之山川澤而言之若必欲以弱水而下爲九川雷夏而下爲九澤則導峴而下果九山否乎

山者川之所自出所由逕者也言九山于上而九川繫之則是九山者九川所出所逕之山也澤者川之所或至所或鍾者也言九川于上而九澤繫之則是九澤者九川所至所鍾之澤也禹之言曰予決九川距四海而導弱以下又正當其數則所謂九川滌源者非泛指亦明矣說者意禹爲摠括之語而不知九川者百川之所會列九川而言則凡九州之刻本川作九川

見其中矣記事之精簡宜無大于此者而况禹之施功雖徧天下要固自有足跡未嘗及者以非患之所在故也滌源而泛指豈百川皆滌源乎九山自導峴而下九澤自雷夏而下皆是也凡其川流脈絡豬蓄滙溢皆與九川相爲表裏者也主之以九川而山之與澤皆亦名九以見山澤之非泛指而皆其附九川而名之者也詳經文之首末討治水之規模禹固不容于泛論也學者試思之

呂氏曰九州之山已刊除置壇場而旅祭以告成功九州惟梁雍書旅山而梁必書蔡蒙者書之于所言山之末以示告成功之義也雍必書荆岐者書之于

所言山之首又以見禹迹所至無不祭也以二州互見之文而上該他州之祀禮禹之書法大抵簡嚴如此也然蔡蒙二山則近岷江荆岐二山則近河渭禹顧不泛書他山何也九山刊旅余益信其爲九川所繫利害之山爲不誣也所謂滌源者治水自下而上至其源亦滌之也弱黑之水雖不極其源導之所自起亦源也

程氏曰河之爲患至能憂勞堯禹久之乃平則後世遭罹其患者亦何敢諱勞惜費臣獨有怪者三代而後能變亂爲治使天地萬物悉就條理者惟漢唐本朝而河患特甚它代秦晉隋得國不久固不暇遠畧其餘三國五

季以及南北不能包攬河境設有策畫東不能指之于西南不能以及其北其不相該應如此宜其常決不救乃反厯厯有之此似天有定數非人力得預臣嘗深謂難曉也久之熟思漢人賈讓之論謂古隄濶故游波有所縱盪漢隄狹故束迫而爲決溢乃慨然嘆曰此天下至理也是河道平決之分也讓獨專以論隄而臣推以論世于是宿疑釋然河事可得而論矣讓之言曰齊與趙魏爲境齊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水抵隄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漢隄陜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夫以漢隄而較古隄其容受不同如此而水比古不加少彼不決安歸也且古人豈不知棄地可惜正爲有

所棄乃能有所存不容曲計目前耳後經治世生齒衆  
作業盛但見河壩有地而棄不知古人有爲爲之也既  
已田之又從而治屋廬或聚落稍慮漂沒則隄外起隄  
以自護壅它日復有田廬其外者益又添隄以賈讓所  
見齊趙魏以及黎陽今隸衛州內黃今隸北京白馬今隸滑州諸有隄  
處大隄之外小隄大抵數重以率言之凡邊河州縣近  
河添隄益多則容水益隘其理然也漢去古不遠已不  
知遙隄本意恣民堙障不立限禁苟無賈讓爲之發明  
則古制殆無傳矣利之所存惟人希土曠則河壩得以  
受水稍經生息則遙隄之外展轉添隄固其所也則何  
怪乎漢唐以及我宋平治久則河決益數也是故漢自  
高后以前唐自肅代以後河患特少則生齒登耗乃與  
河之平決相應蓋有以矣惟國朝建隆之初卽決隸滑  
與它朝事勢不類蓋周世宗父子于大河下方兼南北  
有之民視瀕河爲內地故攘據其中者衆以端拱詔書  
驗之則可見矣

又

書叙滎蠡旣豬而總之曰九澤旣陂水經河北有鯨隄  
李垂言大伾有禹隄則隄之來古矣賈讓言隄防之設  
近自戰國者非也且河自陝洛以上它水入之過此則  
它水率多受河是冀兗豫之河皆行乎地上也古而無  
隄三州無見土矣由是言之雖禹亦必仗隄以爲水防

則隄之利害可不究窮乎河之源委以比四瀆最遠且長其所容受乃不如江多郭璞謂踰河滅江則其狹可知夫其狹人力所不能廓獨其公岸有隄遠河一丈則水之容也益一丈增一里則益一里姑以古隄存者言之對隄皆空二十五里則是河道兩旁有五十里可受漫水縱有霖漲溢冒平地未必能越五十里而破提以出此爲無拓河之勞而收拓河之利古人之智也漢明帝之詔曰左隄疆則右隄傷左右皆疆則下方傷夫知左疆則固右以禦其暴始可紓矣左右俱疆兩不能齧而其怒乃移下方是惟無以受之巧力雖勝終不免一決也有以知歷世狹隄所以甚堅而無補于敗皆是故

也漢人欲訪禹迹穿地爲九以倣九河曰縱不能爲九

但得四五宜有益又嘗議多穿漕渠分殺水怒本朝亦

嘗屢開支河如金赤游糜六塔案以上五字刻本脫今從永樂大典本補入

二股減水諸河是皆措置之大者也揆其按二字刻本所無今從永

樂大典本補入意度皆將求分水力而已然使水力當分縱于

要處得百許支河道其減得幾孰與並河凡郡悉設遙

隄使之方行無所束迫其爲容受何啻一支流之多哉

况水濶則平平則隄易以立束而急之則湍怒以與隄

鬪故甚堅亦敗此又利害之差殊者也

又

國朝乾德興國祥符之間三嘗講求遙隄獨興國詔書

為詳曰河防舊以遙隄寬其水勢其後民利沃壤咸居其中河以盛溢則罷其患遂遣趙孚等條析隄內民籍稅數議蠲賦徙民興復隄利聖意究知害源銳意復古千世一時也孚輩智不及遠徒曰遙隄存者百不一二役費甚大妄以他語塞詔而止夫遙隄久廢驟復動百十數郡費誠大閤熟田不得耕徙見民不得居妨誠多然獨不能對引利害以相除乎河不決猶歲歲有椿料費常不下鉅萬萬苟決矣不論何地何時悉雜役兵夫救塞勞費殆無已時何嘗不費而又決溢所及不止並河但在下流域郭屋室丁口生業漂溺掃地比之徙民易業害又益大孚不長計而曲以目前言之殊可惜也

然而此一舉也平世為之實難漢田蚡奉邑在郿故城在今

德州平原縣西南利在河決而南則郿無水灾于是瓠子之福

淮楚悉墊武帝欲加救塞蚡矯天面謾不容帝之施力今遙隄所包豈止百郿占田其間豈盡是循理之士但有一蚡何世不可藉田此策殆不輕得行也或者如高祖平秦光武中興承大亂餘烈士無見民縱復廣為之禁亦無妨奪于此時而訪遙隄毀近障葺廢定令以漸為之規模一定息水怒于不爭縱初時勞費而逸寧之效燕及無極其功殆可繼禹不止一世也臣故論而著之以俟方來

程氏之論河隄究極古今發明利害真有用之學也

高真詩圖卷四  
三  
余愛之不忍棄編之于此則夫學禹貢而但說山川之名者可以愧矣

### 四海會同

孔氏曰四海之內會同京師九州同風萬國共貫

唐孔氏曰禮諸侯之見天子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此言四海會同乃謂官之與民皆得聚會京師非據諸侯之身朝天子也夷狄戎蠻謂之四海但天子之于夷狄不與華夏同風故知四海謂四海之內即是九州之中乃有萬國萬國同其風化也

葉氏曰五服之內皆會同于京師以修其職

張氏曰水患既去非特九州之民往來無阻而蠻夷戎狄皆復會同于京師矣

呂氏曰四海皆會同朝王

### 六府孔修

孔氏曰水火金木土穀甚修理言政化和

唐孔氏曰六材之府甚修治矣

張氏曰非特水得其性而火金木土穀亦各得其性而爲天下用矣蓋水于天地爲物最大水得其性則五行亦皆得其性矣此鯀湮洪水乃謂之汨陳其五行而九疇之次五行所以一曰水居其先者豈無謂乎

葉氏曰六府無廢財貢賦之法于是乎立

庶土交正底慎財賦成則三壤成賦中邦



孔氏曰交俱也衆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壚致所慎者財貨  
貢賦言取之有節不過度皆法壤田上中下大較三品  
成九州之賦明水害除

唐孔氏曰致所重慎者惟財貨賦稅也慎之者皆法則其  
三品土壤準其地之肥瘠爲上中下三等以成其貢賦  
之法于國中美禹能治水土安海內于此總結之

蘇氏曰交通也正平準也庶土不通有無則輕重偏矣故  
交通而平準之九州各則其壤之高下以制國用爲賦  
入之多少中邦諸夏也貢篚有及于四夷者而賦止于  
諸夏也

王氏曰庶土交正底慎財賦言以正土交相正制財賦之  
法致慎其事也咸則三壤成賦中邦言九州之田咸有  
則以成中邦賦法蓋土賦有及四夷田賦止于中邦而  
已

葉氏曰庶土交正以九土相參而辨其等也咸則三壤以  
三壤定其制而爲之法也書有貢名而此獨言賦以所  
底慎而養中國者在賦而貢其義也

呂氏曰庶土交正九州之土彼此相視高下各得其正底  
慎二字見聖人當庶土交正之時欲制其賦先致敬慎  
之心制其法歸于中以爲萬世之傳惟先有敬心則能  
則上中下三等之壤以成賦于中邦大抵序事序其事  
迹則多違其本心序其本心則多略其事迹今此四句

載禹制賦之辭本末皆備底慎者其心也則壤者其迹也以此見古之秉筆作史者皆知道之人

程氏曰禹之定賦也曰咸則三壤成賦中邦孔子之叙書也曰任土作貢則九州之田宜皆與賦相當也今考之經其相當者究之一州耳荆之賦至高于田五等此其故何也孔安國謂人功有修有不修以理推求當必有之然無古事以為之證也故曰賦者直記其米粟之出于田者耳賦之外有貢焉併貢而總之以為賦入之數故高下相補除而田品賦等自應不齊也是說也臣求之經似亦有當矣蓋荆之賦最重者也田賦之外其貢則金瑤琨篠簜齒革羽毛織貝橘柚不勝其多也雍之

賦最輕者也以其田賦之外貢者璆琳琅玕而已亦無包篚之類故總言之則輕也以其最輕最重者質之經而此說近乎可信矣然言經者不可執一得其一隅而三隅對來皆無所礙乃為通耳今其說曰田品之下者其賦本輕惟其該貢篚數之則為重是矣然考之于冀其賦為總結粟米此外絕無一貢用何物增計而使高于田四等也徐之賦下于田三等亦已輕矣然其貢為夏翟桐磬珠魚元縞不為不多矣于其中珠元縞三者皆非易得之貨而又未知其責貢幾何者然則胡為而不得合并以就重賦之目歟以此推之知其不能遽通也

又

論古事者必得古制古制

刻本脫二字今從永樂大典本增入

文徵當得

古說既有古制以爲稽據又有古語從而發明之則古事之情見矣經之分州叙事也貢與賦對出禹于立制取民之初明著其意惟曰庶土交正底慎財賦成則三壤成賦中邦但以此文求之則九州貢篚似不在數矣然其書專以貢名而又孔氏叙書亦止云任土作貢則貢者又似專指貢篚而言也而臣有以折衷其歸者得之孟子也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禹貢之貢卽孟子所謂五十而貢者蓋其一代賦名也夫其爲貢雖與助徹同爲什一

而其制之所以取民則龍子所謂校數歲之中以爲常

者又其所以爲什一也載考之經

刻本脫二字今從永樂大典本增入

充

之賦必待作十有三載乃同者充居東北最下河害特甚它州山川田土久矣其就藝久而充之升高避水者今而始得降邱宅土也自非寬爲之期使加功歲久則無所謂數歲中校可以起立貢則是故作之必至十有三載乃同他州也然則龍子之謂校數歲以爲常者經回言之矣况經之叙則壤成賦也其必待六府孔修之後則土未出穀庶土雖可交正禹猶未肯遽立賦則也然則賦則之本于歲校益又可證矣孔安國之以人功參田品者豈亦有見于此邪

又

周人之制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是聚八家之力治公田百畝而八家別自各得百畝之入此其所以爲什一之制也夫惟所取單出公田設非歲稔亦不于公田之外多貴一穗一粒此所以田之與賦常相什一而無時輕時重之異也夏后氏之制一夫授田五十畝若歲各立則隨田所入以歸公上則與周制同矣而有所謂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者又于田品之外參核歲事以爲品則也田品信有高下矣官又籍其歲入而參記之閱數歲之中而酌其中以定多寡此其意以爲加詳而不知適以加弊也蓋歲校以定多

寡莫焉異時歲事不必常如參定之初于是所輸始見其偏矣當樂歲而粒米狼戾則歲校所取比之什一爲已寡及夫凶年糞其田而不足而必取盈焉則歲校所取比之什一爲已多故龍子得以議之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貢也此其田與賦所以有時而不相應也雖然聖人立法猶有可議者歟善乎黃門蘇氏之言曰貢之不若助也俎豆之不若盤盂也肉刑之不若徒流笞杖也古之人不爲此非不智也勢未及也寢于地者得藁秸而安矣自藁秸而後有筦簞也自筦簞而後有溫麗也此貢助徹均爲什一而所以什一者不同蓋見弊而後知所以救也

庶土交正底慎財賦者蓋參正庶土之高下有無而必致其謹也謂之財賦者賦之出于土者不一故以財言之也成則三壤成賦中邦此田賦也必以中邦言者蓋表其爲什一之正行之中國謂之堯舜之道而非桀貉之道也田賦如此土賦從可知矣荆公謂土賦有及于四夷非也四夷皆以貢言不當以賦言也

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孔氏曰台我也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有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王者常自以敬我德爲先則天下無距違我行者

唐孔氏曰此一經皆史美禹功言九州風俗既同可以施其教化天子惟當擇任其賢者與共治之選有德之人賜與所生之土爲姓既能尊賢如是又天子立意常自以敬我德爲先則天下之民無有距違我天子所行者皆禹之使然故叙而美之

蘇氏曰我以德先之則民敬而不違矣

王氏曰錫土姓者言建諸侯賜之土以立國賜之姓以立宗

林氏曰錫土姓者于是始可以疆天下封諸侯而成五服也左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蓋胙之土卽所謂錫土是也命之氏卽所謂錫姓是也如

契封于商錫姓子氏稷封于邰錫姓姬氏必在于此時以稷契觀之則其他諸侯皆然也施博士曰祇台德先不距朕行何預于治水之事而于此言之者當洪水未平之時四方諸侯其會同之禮有廢而不講者則其于祇上之德蓋亦闕如也然則德雖出于上之所爲而能使之祇台不距者禹賴有貢焉故舜稱之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其意亦合于此善哉此說也

張氏曰向也洪水滔天九土莫辨雖有德之人當賜姓氏者上亦無所設施矣禹旣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其當錫姓氏者多矣今以功來上可以施行也錫土者命之氏而遠及支

庶錫姓者因其所生而以傳其正適焉若舜賜姓曰嬀而命其氏曰陳者是也嬀以傳其嫡不容有兩人氏以及支庶則是凡曰陳者皆其支庶也此有土姓之別歟祇台德先不距朕行者此則深明禹以勤德率諸侯而諸侯各迪有功之意也夫禹懲創丹朱以傲而殄厥世故過門而不入啟呱呱而弗子祇勤我德以先之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而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之長各迪有功皆不違我之所行矣以是知禹所以成此大功者非求之他也祇勤我德以先之而已

呂氏曰古者無常姓必有功德然後賜之爵命之氏禹之治水如此廣博其所勞役天下多矣而天下翕然從禹

之行而無距者蓋禹有德以先之故也使禹無德以先天下天下豈肯從今看禹貢皆是自禹爲此則是德何則禹之所爲此其心何如也史官恐後世見禹之胼胝遂以爲禹惟有力故以德表之此作書之要

害去而利興法善而政行九州所同也此其功雖在禹而贊佐與有力焉故錫土姓及于益稷之儔而禹于此著之曰享所賜者以彼等能敬從吾之表倡也自常情觀之禹之言近于矜而禹非矜也紀實事以褒同列而敷奏于吾君之前正所以爲不欺學者毋以常情議禹可也

### 五百里甸服

孔氏曰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爲天子服治田去王城面五百里

唐孔氏曰旣言九州同風法壤成賦而四海之內路有遠近更叙弼成五服之事甸侯綏要荒五服之名堯之舊制洪水旣平之後禹乃爲之節文使賦役有常職掌分定甸服去京師最近賦稅尤多故每于百里卽爲一節侯服稍遠近者共役故二百里內各爲一節三百里外共爲一節綏要荒三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爲二內三百里爲一節外二百里爲一節以遠近有較故其任不等甸服入穀故發首言賦稅也賦令自送入官故三百里內每皆言納四百里五百里不言納者從上省文

也于三百里言服者舉中以明上下皆是服王事也侯服以外貢不入穀侯主爲斥侯二百里內徭役差多故各爲一名三百里外同是斥侯故共爲一名自下皆先言三百里而後二百里舉大率爲差等也

顏氏曰甸之爲言田也

王氏曰五百里甸服者畿內也甸者井牧其地之謂王所自治也

呂氏曰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之一字見得井牧之法至此已成

百里賦納總

孔氏曰甸服內之百里近王城者禾藁曰總入之供飼國

馬

唐孔氏曰去王城五百里總名甸服就其甸服內又細分之從內而出此爲其首總者總之銍秸禾穗與藁總皆送之周禮掌客待諸侯之禮有芻有禾此總是也

蘇氏曰總藁穢并地最近故納總

二百里納銍

孔氏曰銍刈謂禾穗

唐孔氏曰說文云銍穫禾短鎌也詩云奄觀銍刈用銍刈者謂禾穗也禾穗用銍以刈故以銍表禾穗也

三百里納秸服

孔氏曰秸藁也服藁役



唐孔氏曰去穗送藁易于送穗故爲遠彌輕也然計什一而得藁粟皆送則秸服重于納銕則乖近重遠輕之義蓋納粟之外斟酌納藁四百里猶尙納粟此當藁粟別納非是徒納藁也

顏氏曰言服者謂有役則服之耳

王氏曰納秸而服輸將之事也以正在五百里之中便于畿內移用故使納秸服也

林氏曰納秸雖優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則其力之所出者以補其財之所入財之所入足以優其力之所出矣蘇氏曰以藁爲藉席之類可服用者

秸之爲用多矣故百里旣併穗納之三百里又純輸

此賦也納秸之下加一服字以見輸將之勞可與不納粟相補除也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孔氏曰所納精者少麤者多

王氏曰四百里粟者以遠故也五百里米者以其尤遠故也

東萊先生曰穀有殼曰粟無殼曰米

張氏曰藁秸雖輕而舟車負載不若粟米之數少也

林氏曰薛氏曰畿內天子之居其所賴以養天子者在此千里之民而已故所賦所納備言于此蓋餘服則賦各歸其國故禹貢畧之義或然也觀經文于納總之上特

加一賦字則凡賦之出于田者皆可以觸類而通之矣  
故自諸侯以下但言建國遠近之制而不及所輸之物  
其辭不費使讀之者自以意曉此又述作體也

田賦有兵車牛馬之屬而不言者蓋舉食而言則兵  
不言可知矣

### 五百里侯服

孔氏曰甸服外之五百里侯侯也斥侯而服事

唐孔氏曰襄十八年左傳稱晉人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  
險斥謂檢行也斥侯爲檢行險阻伺候盜賊此五百里  
主謂斥侯而服事天子故名侯服因見諸言服者皆是  
服事也

蘇氏曰此五百里始有諸侯故曰侯服

林氏曰建侯服以封親賢使各守其民人社稷以爲天子  
之蕃衛也

張氏曰公侯伯子男凡五等止曰侯服何也蓋三恪之後  
方稱上公謂前代異姓之後使得守前代禮樂制度以  
存其宗祀故稱爲公以尊其祖也若當代之封則皆爲  
諸侯耳周制太保爲西伯率西方諸侯畢公爲東伯率  
東方諸侯此蓋朝廷三公也一公居中二公分陝以治  
侯服之不及公所從來久矣

### 百里采

孔氏曰侯服內之百里供王事而已不主一

唐孔氏曰采訓事事謂役也有役則供不主于一故但言采

王氏曰于此有采地也

蘇氏曰卿大夫之采地

張氏曰周官六鄉之外爲六遂六遂之外有家邑爲大夫之采地小都爲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與此王畿五百里之外始有采服同意

周制采地在畿內此在畿外何也唐虞之際民淳事簡封建少而土地寬故采地在畿外至周則封建密而分畫詳矣采地不得不移之內也雖然周之采地稍縣都凡三百里此特一百里又何也周建官多唐虞之官少而况甸三百里非皆采地亦有公邑此百里則皆采地耳是故讀禹貢而參以周官則庶乎王制之沿革可知矣

二百里男邦

孔氏曰男任也任王者事

唐孔氏曰言邦者見上下皆是諸侯之國也

蘇氏曰與百里采通爲二百里也男邦小國也

王氏曰于此但建男邦者欲王畿不爲大國所逼而小邦易獲京師之助也

三百里諸侯

孔氏曰三百里同爲王者斥候故合三爲一名

蘇氏曰自三百里以往皆諸侯大國次國也小國在內依天子而國大國在外以禦侮也

東萊先生曰男采在內旣足以護王畿又去王畿近强悍諸侯不足以陵之此聖人制內外之輕重不差毫末所謂天下之勢猶持衡也

張氏曰其建置如此豈有如李唐頡利引兵直至渭水如石晉耶律引兵直至大梁之患乎

林氏曰輸賦稅則遠者輕而近者重建侯邦則遠者大而近者小遠近大小輕重莫不有法于其間而疆天下之制盡于此矣

### 五百里綏服

孔氏曰綏安也侯服外之五百里安服王者之政教也唐孔氏曰要服去京師已遠王者以文教要束使服此綏服路近言安服王者政教以示不待要束而自服也張氏曰綏之爲言安也謂以安王室爲職也此亦諸侯耳以其稍遠故變名爲綏欲其知此五百里內所以建諸侯者爲安王室也

林氏曰王畿之外旣封建諸侯之國使以小大相維強弱相比以爲王室之輔矣而其外之五百里則接于邊陲蓋其外則要荒之服也故于此則設爲綏服以爲內外之辨此服之內所建之國所立之制凡欲服安邊境衛中國而已故其名曰綏服

東萊先生曰綏服者去王畿漸遠不可不常存綏撫之心故以綏爲名又須見聖人非私于彼加意于遠算計見效與近者均也

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孔氏曰揆度也度王者文教而行之三百里皆同文教外之二百里奮武衛天子所以安

張氏曰三百里之內雖去侯服未遠然已有夷蠻之風先王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故于綏服不必盡行朝廷文德第付之賢者使揆度其所可行而教之王氏曰二百里奮武衛者以近蠻夷故也

東萊先生曰二百里之國而能捍數百里之蠻者蓋因其所居而使之守其鄉邑則人必自盡二百里足矣

薛氏曰今之邊徼右軍旅而略文教與此同意

五百里要服

孔氏曰綏服外之五百里要束以文教

蘇氏曰總其大要法不詳也

東萊先生曰要服只是蠻夷然猶近中國故爲要約而已不一一治之也

張氏曰蠻夷之性不可盡責以文教何休曰王者之于夷狄以不治治之斯言其有味矣

三百里夷

孔氏曰守平常之教事王者而已

蘇氏曰雜夷俗也

王氏曰三百里夷者于此皆夷也

張氏曰夷有簡易之意亦要束之說也

二百里蔡

孔氏曰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

王氏曰蔡放也放罪人于此

蘇氏曰放有罪曰蔡春秋傳曰殺管叔蔡蔡叔蔡素達反

五百里荒服

孔氏曰要服外之五百里言荒又簡略

王氏曰荒不治也言不可要而治也

林氏曰漢班超為西域都尉甚得夷狄心超被召還任尚

代之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

後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蠻夷之

心難養易敗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禹名境

外之服謂之要荒正超所謂蕩佚簡易之意也

三百里蠻

孔氏曰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法

唐孔氏曰鄭云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云蠻蠻之

言緝王肅云蠻慢也禮儀簡慢

林氏曰要服三百里謂之夷荒服三百里謂之蠻蓋此乃

徼外蠻夷之地也

二百里流

孔氏曰流移也言政教隨其俗凡五服相距爲方五千里  
呂氏曰凡曰夷曰蔡曰蠻曰流皆是夷狄本名皆不必求  
其義如唐之突厥漢之冒頓此豈有義可求

林氏曰要服之三百里夷其外二百里是亦夷也而謂之  
蔡荒服之三百里蠻其外之二百里是亦蠻也而謂之  
流蓋其外之二百里其地爲最遠中國之人有積惡罪  
大而先王不忍殺之者則投之于最遠之地故于要荒  
二服取其最遠者言之以見流放罪人于此者其爲蠻  
夷之地則蒙上之文可見也五服之名與其每服之內  
遠近詳畧皆是當時疆理天下之實迹也故于侯服則  
言其建國小大之制至于要荒則言其蠻夷遠近之辨  
與夫流放輕重之差皆所以紀其實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孔氏曰漸入也被及也此言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  
朝見

唐孔氏曰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此言西被于流沙流沙  
當是西境最遠者也而地理志以流沙爲張掖居延澤  
是也計三危在居延之西大遠矣志言非也

王氏曰言訖于四海則朔南亦皆訖于海

東萊先生曰漸被暨亦不須于一字上爲之輕重但水患  
治平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林氏曰此言九州疆界之所抵以見其聲教之所暨也考

之上文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言青徐之境東海也故曰東漸于海雍州之弱水既西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是雍州之界抵于流沙揚州曰淮海惟揚州則是揚州之界抵于南海冀州夾右碣石入于河河之入海在碣石之右則冀州之界抵于北海故曰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朔南不言其所至者連下文而見之也聲教者亦文德之所及也然下文既曰訖于四海則是四方皆至于海矣而西獨言被于流沙者蓋水之西流至此而極不見其所歸未可以正名其爲海也故王制曰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亦惟以東海對流沙也

張氏曰王制云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今此聲教東言海西言流沙朔南不言所在以是知不止于恒山衡山而已也蓋四海之內南北長東西短故東西皆可言其所止而南北其際未易窮也中庸曰聲名洋溢于中國施及蠻貊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其此之謂歟

東海流沙衡山恒山九州疆界之所至也是謂四海之內要荒二服則爲四海矣朔南不言所至舉東西以見朔南也若夫聲教之所及則不限以疆界之所至言東界于海則海以東漸之矣言西被于流沙則



流沙以西被之矣言朔南暨聲教而繼以訖于四海則朔南所暨又不止于恒衡二山明矣張氏引中庸爲說甚當言南北亦是而以東西爲至于東海流沙則又與中庸未合聖人之政令雖自有分限而聲教之所聳動光華之所覆被蓋與天地之高明溥博一也無垢之說余謂本之以明其所未盡吾徒以爲何如

### 禹錫元圭告厥成功

孔氏曰元天德禹力盡中于四海故堯賜元圭以顯之言天功成

王氏曰禹錫元圭于堯以告成功也元天道也歸功于堯故錫元圭錫與師錫帝九江納錫大圭同義

蘇氏曰以五德王天下所從來尙矣黃帝以土故曰黃炎帝以火故曰炎禹以治水得天下故從水而尙黑殷人始以兵王故從金而尙白周人有流火之祥故從火而尙赤湯用元牡蓋初克夏因其舊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是殷尙白也帝錫禹以元圭爲水德之瑞是夏尙黑也此五德所尙之色見于經者也

張氏曰考工記云天謂之元禹之治水一順天理以成功故堯錫以元圭志其功也

林氏曰古者交于神明必用圭璧此是洪水旣平禹以元圭告成功于天耳必用元圭者蓋天色元因天事天猶

蒼璧然也其曰錫者下錫上亦可謂之錫之也

東萊先生曰禹既成功故以元圭贄見于舜亦告成功古者卿大夫以至于士相見皆有所贄以通情羔鴈幣帛雉之類是也

水患平而錫土姓君之報功也聲教訖四海而錫元圭臣歸美以報上也然歸美必以元圭者元天色也圭粹玉也言吾君之德與天為一而寓誠于圭以表見之也君無是德而臣欲成是功其可乎此禹告成功之深意而言之于敷奏之末者亦禹之自言也或者以為史辭誤矣

五服辨案以下刻本所闕今從永樂大典原本增入

唐孔氏曰凡五服之別各五百里是王城四面面別二千里五百里四面相距為方五千里也賈逵馬融以為甸服之外百里至五百里米特有此數去王城千里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二千里相距為方六千里鄭元以為五服服別五百里是堯之舊制及禹弼之每服之間更增五百里面別至于五千里相距為方萬里司馬遷與孔意同王肅亦以為然故肅注此云賈馬既失其實鄭元尤不然矣禹之功在平治山川不在拓境廣土土地之廣三倍于堯而書傳無稱也則鄭元創造難可據信漢之孝武疲弊中國甘心夷狄天下戶口至減大半然後僅開緣邊之郡而已禹方憂洪水三過其門不

入未暇以征伐爲事且其所以爲服之名輕重顛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矣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其餘均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入禾藁非其義也史遷之旨蓋得之矣是同于孔也若得周禮王畿之外別有九服服別五百里是爲方萬里復以何故三倍于堯又地理志言漢之土境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驗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貢之域山川載地古今必同而得里數異者堯與周漢其地一也尙書所言據其虛空烏路方直而計之漢書所言乃謂著地人跡屈曲而量之所以數不同也故王肅上篇注云方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迴邪委

曲動有倍加之數是言經指直方之數漢據迴邪之道有九服五服之地雖同王者革易自爲變改其法不改其地也鄭元不言禹變堯法乃云地倍于堯故王肅所以難之王制云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者彼自言不盡明未至遠界且王制漢世爲之不可與經合也葉氏曰禹制五服每服率五百里而王畿甸服在其內則一方爲二千五百里東西南北相距各五千里此所謂彌成五服至于五千者也至周而益爲九畿每畿亦五百里而王畿又不在內則一方爲五千里南北東西各萬里周之地果如是廣乎學者求其說而不得故鄭元

以堯舊服五千里至禹治水之後又增其倍是詭謂禹  
貢爲舊服所增之數以與周制合之謂周公攝政斥大  
九州之境故五等諸侯之封大者增其五之四小者增  
其十之五此其矯妄不經無所取信余以周官大司馬  
九州之籍考之方千里曰國畿其外亦皆以方言方者  
謂四方也四方環之爲千里徑數之每方當止爲二百  
五十里則周之畿爲儉于禹矣所以然者天下之事至  
周而加詳則朝聘會同之節貢賦稅斂之法不得不審  
林氏曰前所言者九州之山澤川浸與夫田賦貢篚之詳  
纖悉盡之而其所以疆界天下以爲京師諸侯夷狄之  
別者猶未之見也于是遂言五服遠近之制周官職方

氏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自東南曰揚州至其穀宜五  
種旣列序九州之詳乃繼之曰辨九服之邦國自方千  
里曰王畿以下遂言其所以爲九服者此蓋倣禹貢書  
而爲之也然其所記載則有不同者此篇自甸服至于  
荒服每面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五千里職方氏  
方千里爲王畿王畿之外爲九服每服亦以五百里爲  
率并王畿而數之則有萬里之數故諸儒疑焉或以爲  
周公斥大境土其地倍于堯禹之世此蓋未嘗深考此  
二書之所載徒見其所序者皆以五百里爲言遂從而  
爲之說耳禹之五服與職方氏之九服所謂五百里者  
職方氏則自其兩面相方而數之惟禹之王畿在五服

之內而自其一面而數之故禹之五服自畿服至于荒服每面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五千里至于職方氏王畿不在九服之內而以二面相方而數之故九服之內有方千里之王畿王畿之外每面二百五十里二面相方爲方五百里之甸服故自王畿之外至于藩服每面二千七百里四面相距各爲五千五百里其所以增于禹貢者但有五百里耳安得萬里之數耶漢地理志云漢之境土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則是漢之輿地不啻萬里故言周之九服有萬里者往往推此以爲據唐孔氏曰漢之山川不出禹貢之域山川載地古今必同而得里數異者堯禹

周漢其地一也尙書所言據虛空鳥路方直而計之漢書所言乃謂著地人迹屈曲而量之所以其數不同也唐孔氏此說其謂堯與周漢其地一也此誠確論若以虛空鳥路方直而計里數則古無此理以某觀之山川不出禹貢分域而得有里數倍加者古今之尺不同耳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蓋古今步尺長短盈縮隨世不同故其里數廣狹亦異此王制所載但是自周初至于戰國數百年間而其所差已如此竊謂職方氏之九服所謂五千里者卽禹貢五服所謂五

千里漢之山川除武帝開闢四夷所載武威酒泉南海  
蒼梧數十郡之外其他州郡皆禹貢五服之地禹之聲  
教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是其  
要荒之所暨則皆已至于極邊之地縱使後世人君能  
于禹貢五服之外開拓邊境其所得者不過磽确不毛  
之地得之無所益失之無所損者周公曰其克詰爾戎  
兵以陟禹之跡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所貴乎  
詰戎兵者不過陟禹之跡而已其或甘心于禹迹之外  
以開拓邊境增廣分域者是皆出于好大喜功而爲之  
也故王者之疆理天下將欲制爲京師諸夏夷狄之辨  
者當以禹貢之書爲正

按周制王畿地方千里而班固地理志言雒邑與宗  
周通封畿地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顏  
師古釋之曰宗周鎬京也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爲  
方百里者六十四雒邑成周也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  
爲方百里者三十六二都得百里者百方千里也余  
以周公營雒之制攷之王城爲東都雒陽爲下都皆  
畿內地也平王東遷卽東都也豈侵諸侯之域哉由  
是觀之見班氏顏氏之言不誣也或曰邦畿千里謂  
方千里也今而曰短長爲千里則開方之法非邪曰  
凡古之制畿封國皆以開方言者直圖籍記畫之體  
然耳要其度地部封大抵皆因地勢所宜而制其境

不必皆正方也堯都平陽雖在南河之北而其畿所  
通當越河而南者多矣如其必以冀州千里正方爲  
畿則林氏之所疑者當不可釋而先王疆理之政竟  
爲不可通耶此學所繫非小正儒者所宜用心宜相  
與其推之不可畏其難而以爲不必論也予請試言  
之鎬京與雒邑通封疆周畿之制也南亳與西亳通  
封疆商畿之制也豈二代創爲此哉宅中而正從古  
然也故堯都平陽而甸侯綏三服四面各千有五百  
里非其畿內越河以洛爲朝會之地則何由而得方  
三千里之中乎林氏之致疑于此好學莫加焉請試  
釋以予之說則是非之定否當必有決之者矣

林氏曰先王疆理天下以綏服二百里爲奮武衛之  
地謹華夏之辨此真萬代不易之法也林氏此論當  
矣而余觀其論舜典所謂蠻夷猾夏則曰此非境外  
之蠻夷舜之世九州之內蓋有蠻夷與吾民錯居境  
內冀揚州之島夷青州之萊夷徐州之淮夷梁州之  
和夷是也惟其與吾民雜居之境內而能肆爲侵暴  
以爲吾民之害于是使臯陶辨華夷內外之分以法  
繩治而特取其尤桀黠者而誅之耳夫先王謹華夷  
之辨見于綏服奮武衛之制截然不可侵紊如此顧  
何從而有所謂內之夷乎林氏之說自相矛盾如此蓋  
見春秋以來中國有戎故雜疑信之心而或爲是說

焉耳程氏之論大抵牽強支離與經不合則由其五服之制講之未明故也學者知林氏之失則知程氏之失

吳氏曰據禹貢五服之制九州之內止方五千里嘗稽之王制古者百里當今百有二十一里今謂漢也是禹貢五千里之制卽漢之六千里也况五服之制據方里而言合以東西四正爲據當時堯都平陽正東至東萊之海方二千八百里正西至張掖之流沙方三千三百里是僅可以滿五服之制也兩漢九千里之制則以遼東之海與燉煌之流沙而言也而遼東在東北隅燉煌在西南隅非其正也夫正方一尺者表之而度其兩隅則

爲尺有四寸而贏則五服之制舉其隅而度之宜其九千里也漢制南北萬三千餘里者舉朔方日南而言也而禹貢所屆正南止及衡山之陽而日南又在衡山之南八千餘里非禹跡所及也至平陽之北不盈千里已爲戎狄之地是五服之制唯東西南三方爲然北方僅滿二服而已穎達鳥道之說甚巧傳失其據矣嗟乎古先哲王爲天下後世之慮何其審也夫九州之地四正雖近四隅實遙非不知舉其隅計其道里之遠足爲大矣五服之制乃舉其近而畧其遠何哉蓋不欲以一時廣大之名啟後世無厭之禍所以詒孫謀以正也惜乎秦漢以還好大之君以廣斥土宇爲功而紀錄之臣又



從而恢張之是豈堯禹之用心乎嗚呼戒哉

王制言四海之內方三千里正與孟子所謂海內之  
地方千里者九同也較之禹貢止得爲三服而要荒  
實爲九州之外甚明也觀禹貢所叙九州之境亦自  
可見海岱惟徐州東至海也導弱水至流沙而止導  
黑水逕三危而南三危流沙地嚮正爲相比今而曰  
黑水西河惟雍州則是西至流沙無疑也荆及衡陽  
惟荊州南至衡山也冀州雖不言所至而治水極于  
恒衛恒水出恒山衛水又出其南耳則是北至恒山  
無疑也以此細攷則九州之內止三服而要荒實在  
九州之外所以別其爲夷蠻也吳氏以九州之內方  
五千里誤矣漢以來道里殊絕非惟尺步不同而屈  
曲方直所量亦異又要荒之外有所增闢宜其不與  
禹貢孟子王制合也吳氏之說大抵支離未當余故  
一爲決之

### 九州辨

林氏曰此篇旣言九州山川分域又及夫五服疆理內外  
之辨未及九州境界之所抵先後彼此互相發明至纖  
至悉可謂無餘蘊矣某嘗以斯言考其疆理天下之制  
而參以王制之所載則誠有可疑于其間王制曰自恒  
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冀州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豫州  
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遙荊州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

近州

亦冀州

自東河至于東海千里而遙

徐州

自西河至于流

沙千里而遙

雍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

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則是九

州之地方三千里也五服之制王城之外每面五百里

爲甸服又其外五百里爲侯服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

自甸服至綏服每面一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三千

里此九州之地也以天下之輿地分爲五服則是自甸

服至綏服九州之內也要荒二服則在九州之外此五

服之制也然以九州四面之所距而考之則不能無疑

焉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東河至于西河千里此蓋畿

內之千里卽甸服也自東河至于東海千里自西河至

于流沙千里此千里之地建五百里之侯服又建五百

里之綏服而東海流沙之外則爲要荒服今夫經之所

載至于南北則有盈縮焉以此考之冀州之北距于恒

山則已接于邊陲矣其何以容五百里之侯服又何以

容五百里之綏服又何以容五百里之甸服邪以南攷

之自南河至于江千里則已建侯服綏服矣自江至于

衡山千里則要荒二服蓋已在九州之內而自衡山至

于南海蓋又有千里之地五服之制至衡山則已盡矣

而揚州之境南距于海者猶未之盡也以南言之則大

羸以北言之則大縮此實某之所深攷而未知其說也

夫禹之功萬世永賴與天地同垂于不朽其書之傳所

以爲法於萬世則其制度不容如是之差意其必有所  
乘除相補以爲疆理天下之定制某淺陋未足以知此  
請闕之

呂氏曰禹別四海爲九州宜若有均一之制而較其道里

廣狹全不相侔濟河兗海岱及淮徐相去不能千里荆

河豫千里而羸海岱青千有五百里而縮荆山衡陽荆

二千里而遙東海西河冀三千里而近壽春之淮潮陽

之海揚相去且六千里龍門之黃河燉煌之黑水雍相

去以四千里以至華陽黑水梁窮數千里而未知所徑

是何廣狹之殊也或者九州之別品殊墳壤因土宜而

別之也故其道里無得而均然而荆河淮濟之間徐兗

州之境也截長補短不能當淮海一州之半借使三州土壤

既殊不可得而并揚州之大獨不可得而釐耶古今名

儒訓釋禹貢多矣而未始及此蓋難言之也竊嘗計之

九州之別蓋放井田之法井田之法始於黃帝方里而井井九百

畝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而九州之制一

州爲王畿八州建國以蕃王室是同養公田之義也故

其區別境壤不因土宇之小大不限山川之間阻唯據

民田多寡而均之耳然而四海之內夷險不齊如荆河

淮濟之間百舍坦夷萬頃一瞬而又當中原要區民力

修地利盡良疇既闢曠土實稀故三州徐兗境土最爲

狹也至淮漢以南揚州淮南函劍以西雍州在函谷之西梁州在劍閣

之江湖泛濫關山重複而又僻在遐陬澗踈稼政年土益寡墾田實艱故四州境土最爲闕也嘗考西漢之時去古未遠方其極盛九有民戶總計千二百餘萬而徐兗豫三州當五百五十餘萬戶青冀二州當三百五十萬戶而荆揚豫梁四州僅當三百萬戶夫民非穀不生穀非民不殖推其戶口之多寡足以見田疇之廣狹據今驗古大畧可知則九州之別惟民田是均斷可考矣吳氏謂九州之別民田是均此誠禹制然也但論揚州之境大遠不知其有要荒之限耳夫荊州之境南不盡衡山則會稽以南之境宜亦非揚州所有攷禹之巡狩可知也

皇清嘉慶十有三年歲在著雍執徐陽月昭文張海鵬較梓

# 五誥解

##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五誥解四卷宋楊簡撰簡有易詩二傳已著錄昔韓愈稱周誥殷盤佶屈聱牙宋儒如呂祖謙書說亦先釋周誥而後及虞夏商書蓋先通其難通者則其餘易於究尋簡作是書惟解康誥以下五篇亦是意也簡受學於陸九淵好舉新民保赤之政推本於心學又當字說盛行之後喜穿鑿字義爲新奇之論措辭亦迂曲委重未能暢所欲言然如康誥言惠不惠懋不懋則歸重於君身服念旬時則疑孔傳三月爲過久酒誥厥心疾很指民心而言召誥顧畏于民暑爲民愚而神可畏如暑險洛誥公無困哉謂困有倦勤之意皆能駁正舊文自抒

心得至如先卜黎水用鄭康成顧彪之說封康叔時未營洛邑用蘇氏書傳之說復子明辟之訓詁圻父薄違之句讀用王氏書義之說又能兼綜羣言不專主一家之學矣此書世久失傳文淵閣書目作一冊焦竑經籍志作一卷朱彝尊經義考以爲未見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按條薈萃唯闕梓材一篇餘皆章句完善謹依經文前後釐爲四卷

五誥解卷一

四庫全書原本

墨海金壺

經部

宋 楊簡 撰

康誥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

大司馬九畿之籍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外曰夷畿又外曰鎮畿又外曰蕃畿侯甸男邦采衛之百官播率其民和悅各以其事來見于周士與事同音古者同音之字多同義猶舜典皐卽疾音詩

五言解卷一  
節南山節卽截音

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五服之人遠來勞動周公咸撫勞之勤猶勞也孔安國曰因大封命大誥以治道蘇氏曰以上皆洛誥文簡編脫誤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若順也順爲道逆非道殷周以來常言發端多用此周公以王命告而其實皆周公之言故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康叔成王叔父孟長也於諸侯爲長皐陶亦自稱朕古者人臣常稱康叔周公之弟封名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賞善罰惡爲治大端賞不及善罰不當罪則人心大不服矣明德顯用有德者

不敢侮鰥寡庸庸祇祇威威顯民

有功庸者顯庸之宜祇敬者祇敬之宜威懲者威懲之賞善罰惡如此民皆知之是謂顯民顯者明著也

用肇造我區夏

岐周在西方文王施德政諸夏咸服之三分天下有其二區區域也廣及諸夏故曰區夏

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

怙依賴也凡在西土諸國諸民皆賴文王而安故上聞於



上帝冒猶上也休善也上帝善之乃大命文王以戎兵殪殺殷紂文王大受天命雖大勳未集而成於武王

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寡兄謂武王武王之爲諸侯也常自稱寡人故周公稱之曰寡兄勗者勉也謂武王能遵行文王之道故汝小子封得國于東土也至是益驗東坡之說爲是蓋封康叔時未營洛邑若在洛邑之後始封康叔當言北土不當言東土衛在洛之北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祇適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

今民指康叔新封國內之民言汝不可不祇敬以述汝文考之治也方將之國故曰將紹者繼也服膺有德之言如衣服之在于身此謂以身行德非空言也汝往之本國更廣求殷先哲王之言行殷民必知之庶可以保乂殷民矣

汝丕遠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

商家老成人謂之考造德雖遠在前世當篤志大求其遺訓而觀之也宅心者安乎本心心旣安而不起私意則能知古人之訓旨矣禹告舜曰安汝止伊尹告太甲曰欽厥止至文王之教亦惟在宅心蓋人心本靜止而不動喜怒哀樂視聽言動皆其變化如鑑中生萬象而鑑無思爲惟動乎私意故至昏亂

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

別更求所聞自殷而上古先哲王之言行用以治民

弘于天

既使康叔學文王又使學殷先哲王又學商考成人又使別求殷以上古先哲王言行用康保民於是又使弘大而學天蓋以三才之道一而已矣有一不與天相似則必有未盡乎道宅心之久純粹精一則能合乎天矣蓋此心卽道故舜曰道心文王不識不知卽無思無爲之妙孔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又曰禮本於天又曰禮本於太一又曰人者天地之心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變化云爲無方無體如日月之光初無思爲而無所不照

故詩云學有緝熙于光明易曰日新其德又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諸象多以天地日月四時爲言皆所以教人以三才之道本一也違之則失道矣

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若汝身之德寬裕廣大則於王命爲不廢矣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棗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

恫瘝痛病也汝身自視當如有痛病也堯舜二典多言咨者咨嗟亦恫瘝之意大禹謨曰克艱臯陶曰兢兢業業詩云戰戰兢兢此繼曰敬哉天畏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也棗輔也天惟輔佑忱誠誠實無僞純實無雜卽合天道

民心無常善則稱善一失其道卽日生怨小人難保如此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命之去來由人心之向背也汝往盡汝心無自安康而好逸豫乃能治乂其民也後人於此疑恫瘝無逸豫之心殆不可以言宅言止也旣言宅心安止矣疑與此不合嗚呼此惟自明其心者知之惟克艱兢兢如恫瘝在身則心不放逸忱誠而正直矣恫瘝之心卽道心恫瘝戰兢兢乃變化之妙用非動乎意而放逸之謂也康叔雖賢未必如周公之大聖而聖賢同心故下文曰朕心朕德惟乃知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微有過失民卽怨矣可畏哉

惠不惠懋不懋

惠順也懋勉也汝自覺汝心有不順卽改而爲順自覺此心有不勤卽勉而爲勤無可待也使稍有期待之心卽非淡理之至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已者今俗言休也凡訓戒多有此言汝能服行惠懋則能宏大王道可保殷民亦足以助王安定天命矣宅者不復他之也助王作新股民俾脫舊習乃所以定天命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旣

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首言輕罰而併及于輕刑者見輕刑尚當敬明而況重刑乎胥者過誤也終者不改悔也典常道也式敬也言人有小罪非他人使作乃自作不典式之罪其罪雖小而當殺者不殺則他日必爲大惡矣其有罪雖大而旋即知悔不終成其事乃因胥災適爾得罪非其本心辜罪至於極是則不可殺時是也以上皆原情定罪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如已上所誥一一遵行有敘則民深信而心服矣大明爲深信不疑也君有實德民應如響卽勅正而無邪卽懋勉而無怠卽和順而無乖如有疾病脫然盡失其疾畢棄其過咎若保赤子而安康治乂矣大禹謨曰后克艱臣克艱政乃乂黎民敏德後世士大夫每忽其難者不修實德也惟聖人達此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至哉聖言孔子曰毋我卽此周公告康叔意爲人之常情凡百事皆曰我雖賢者不能免也惟道心無體無我惟有光明照物苟微動乎意卽有差失矣道心發用刑殺劓刵乃變化如秋冬之霜雪如水鑑之照物無容有意也微動乎意卽致怨讟怨不在大聖訓至矣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前所告者切指康叔之心此則告以外事臬條法也當先陳布以示民使民知大法而畏忌也周禮縣刑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司師者司刑罰之官師也司師不一分布各司一一皆當得其人也苟非其人不足以言司師此殷國刑罰之法自有倫序治殷民當因用殷法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要囚者獄之囚辭已定而將斷之也服膺思念自五六日或至于旬時謂至于十日左右也十日曰旬孔安國謂三月簡思其意誠為慎重恐太過不可行行安國之說則服念三月乃斷則終歲僅斷四罪非周公本旨也司師皆得

其人皆能審聽囚辭盡心竭誠矣又康叔服膺思念至五六日其於心未能斷或至旬時亦至矣乃大斷要囚也蔽斷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此章丁寧至于再也彝常法也刑殺皆以義斷不可以就汝封之心孔安國亦以次為就也汝至於一一皆有聲汝盡遜讓而不敢當如此盡遜而猶曰我未有遜事嗚呼聖訓至矣如此誨康叔滌盡胷中有我之意雖纖微不存嗚呼非周公安能及此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三言解卷一  
周公之心周公之德惟康叔知之能知大聖心德宜他人莫及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譬不畏死罔弗慙王曰封元惡大慙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

周公前既告康叔以赦宥慎罰可謂詳復矣至此又慮康叔一槩寬宥反滋凶惡故又及此數條大惡也自得罪亦猶前言自作也宄亦姦也寇盜攘奪姦宄與夫殺人取貨譬然不畏凡民罔弗慙是不待教而誅者也王曰此乃元惡大慙又況不孝不友子不祇敬服勤父事大傷父心父不能字養厥子乃疾厥子弟弗念天道明顯可畏乃敢弗恭厥兄兄亦弗念父母鞠養其弟愛育之憂念之至於哀言鞠子則父母可見大不友于弟大言其甚也弔至也至此則非我爲政之人有不能治民之罪也夫天降衷以彝性與民民乃大泯亂至於如此數條大惡斷無疑慮當速用文王所作罰法刑之不可赦也蓋此乃不率循大法戛法也彝倫大法斷不可亂治亂由此故聖人謹之

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瘵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慙已汝乃其速由茲義

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

凡民之不率大戛者尙在不赦而況卿大夫士之子乎庶言其衆兼及訓民之臣也人謂有司兼及官司之長故曰正越及也下及小臣及諸行節者皆官之屬異乎凡民當別播敷教令使皆修謹致民大譽者也其有弗念教令弗用教令瘵病其君反爲其君之患害是乃引誘衆人爲惡此朕所憖恨者汝當速由此義而速殺之此亦君長之道也蓋以官司之屬下所做倣義當尤致其嚴俗以不和協爲不相能今若與家人及小臣及凡在外官司正長不相能惟用威虐大放棄王命乃非以德乂治康叔必不至此

而富貴易於放肆微動乎意安保其末流不至此乎亦猶禹戒舜以無若丹朱傲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前言非德用乂乃致戒汝亦罔不克敬典也典常也汝旣克敬典當嚴於修身至於臨民則當用寬裕舜御衆以寬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汝雖敬典又當學文王之敬忌也文王小心翼翼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文王之裕民敬忌也裕民雖同初有聖賢之異周公之心召公猶不盡知則文王之心康叔宜勤於學惟進德躋躋而至於曰我今幾及文王矣則予一人爲之悅懌

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爽者明之甚也迪行也吉善也時是也適從也君上躬行則民吉善而康安民心不善則亂根本於君身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自古人君知此者寡或知之而不甚明汝若明知民行則吉康我不躬行則彼何由吉康我是惟殷先哲王之德是用康乂民爲務求務也康乂民之務在乎行德而已不在乎他周公前使康叔往敷求殷先哲王用保乂民今應前言殷先哲王德卽文王德用者行其德也自知我用殷先哲王德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用之一字說出聖賢躬行之情我用德卽所以康乂民也矧今民無有躬行而不適從者汝不躬行則無政矣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

予惟不可不監于古言監則監古可知予監往古善否治亂故告汝德之說與罰之行如前治以德爲本其施行慎罰爲重務賞之有差利害猶輕罰不當罪則善無所勸惡無所懲沮善長惡爲害甚矣

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

當時三監及淮夷叛民不安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也周



公東征罪人斯得其曰不靜者叛雖定而其心猶未定也  
戾至也取麗字音義麗者附著也故有至義行者未定至  
則定矣故戾亦有定義書疾爲聖詩截爲節則戾與麗同  
也屢有施行存撫教告之而殷民猶未齊同亦有未心服  
者非文王武王周公德未至以紂惡所染凶徒間有未服  
未同于衆我明知人事所成卽天命所至殷民之叛卽天  
罰殛我我不敢怨也夫叛者常情必怒羣凶黨惡思所以  
屠戮之而周公不怨方且歸之於天略無怨心今康叔臨  
殷民宜同此心也

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

魯隱以不學不明而遭弑鄭昭以不學不智而出魯閔以

不禁公傅奪卜齟田而卜齟賊之梁伯以好土工而亡國  
矧曰其尙顯聞于天

況罪惡明著上聞于天禍卽至矣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  
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事不詢謀切勿遽用事雖尙謀又不可求之過而失彝常  
之道非彝不可用也旣不用非謀又不可用非彝於此慮  
康叔莫知所適從故周公教之惟斷以忱誠之心大哉忱  
誠之心乎忱誠者不過人之所常有誠實之心而已孔子  
謂忠信大道正以明此也卽此忱誠之心已往卽天則是  
謂丕則由此心以行事親自孝事長自弟與朋友自信於

夫婦自別於民自愛於萬事自能可可否否謀慮曲折允當卽此忱誠之心不勞作意而無體無方無限量外物自莫能轉移澄然虛明而變化云爲萬善皆備則於德豈不益敏乎嗚呼非大聖人不能如此善教也周公尙慮康叔於此未大明又教以康乃心康者和平之謂和平卽忱誠之心也顧者省觀也賢者德未至於大成舊習或間之恐或蔽而不覺顧使之顧省又曰遠乃猷者前言祇通文考用殷先哲王德又由古先哲王又引于天可謂遠矣有一不合于古不合于天猶未爲盡道恐其或忘之故又曰遠乃猷則前旨復明寬裕則民寧盡遵公言則王不瑕殄汝矣過小則瑕疵罪大則殄絕此誥亦嚴矣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干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肆故也承上所言故天命不常凡人對語至詳暢時間有此類無我殄謂無殄棄遺忘而失道我所志在道也明謂天明福善禍淫甚明也享明亦猶克享天心享有奉意乃服受天命聽我所誥與凡聽人之言高則不卑如前所誥皆高卑之分聖賢所自知非訓釋所能解學古聖學天服周公之訓則知之矣高乃聽卽遠乃猷申言之用此以康乂民也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此皆丁寧申論

五誥解卷一

五誥解卷二

酒誥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妹邦紂所都今因餘民所居使康叔昭天之命也無失德則爲昭明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

毖者致謹戒慮庶邦謂鄰國諸侯心悅誠服而聽命者文王告諭戒慎之及于庶士越及也少正其次者御事其下者朝夕諄諄告曰惟祀乃用酒

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古始惟大祀用酒小祀猶不用酒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老成蒙被文王德化自不酣酒惟後生小子亦有正長有御事每告戒之使無常飲酒及屬從之庶國咸戒以惟祀乃飲雖祀飲必以德將無醉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文王惟曰我民但施行於後生小子意謂老成已無慮惟小子尚可慮惟教小子使藝黍稷惟土物愛則其心善矣臧善也今農民大體朴質此其驗也使小子聰聽祖考之彝訓及凡小德大德必當使之純一無得二三文王能使後生小子皆純一不可二三此一德雖大而德不容有二不純一於善則變爲惡矣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康叔及羣臣善心固純一妹土之人亦當嗣繼爾股肱羣臣之純善種藝黍稷奔走事父兄農事畢乃始牽牛服賈以孝養父母父母有慶事則躬自洗潔腆厚用酒以養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考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

因誥康叔而庶士之正長與大夫之庶伯長在焉因顧而言曰爾則常聽朕教矣羞者養老也爾謂康叔養老者君之職也養老則宜使之飲食醉飽是惟養老用酒明其餘則不可也我大思惟曰惟爾能永永觀省於已也作行也稽考也中德修身治國惟本中德堯舜三王惟傳中德何謂中德人心自善自正自明自神惟起意則差則偏則倚則失中平平庸庸惟無動乎意則無不中由此而行曰作慮其或昏而差不覺起意生過故嘗考察之曰稽康叔有中德則禮樂刑政庶務咸熙中卽一卽彝卽忱卽丕則卽宅心卽天道

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

因前言祀茲酒此併明孝祀孔子曰所重民食喪祭祭禮發於孝孝心無所不通卽中德可以感人善心

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能從上所訓則有元德天必順若在王家亦永不忘爾德也元德卽中德之純全者

王曰封我西土棗祖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棗輔也祖往也腆厚也西土之鄰國服從者爲輔棗之邦我西土往昔輔棗邦君下至於御事小子尙克遵用文王教不厚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命其本原因不腆于酒也道二是與非而已矣常情而觀腆酒似無大害然自古惟

祀乃用酒列聖維持無敢寬縱者以能昏人爲淫爲縱皆酒發之能不腆酒則不昏不縱不淫而爲善爲正爲治萬善隨之故克受天命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成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天顯福善禍淫甚明然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民之所惡天必棄之故殷先哲王畏之也迪者行其所畏也非空言而不行故曰迪畏經謂絲之經直而無二經之一言說出德惟甚明哲明也明者人心所自有惟多昏故爲非僻今能秉執明哲常明不昏則德

性常明哲卽德卽天卽合小民之心成皆也自湯至帝乙皆成王道皆畏輔相大臣置咸字于中者古文之常惟哲王乃畏相畏相卽文王之敬忌卽經德秉哲雖御事凡輔棐小臣皆恭敬不敢自暇逸矧敢崇飲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溷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

前言御事厥棐小官故此又言百僚庶尹宗工尊官老成有德餘亞次皆所服從宗工必不腆于酒皆助成王德至于顯著及尹人皆祇敬法辟前已言庶尹而此又言尹人者總宗工而言也言百姓里居者與尹人皆祇法也餘亞

次可知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  
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  
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  
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  
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上文旣言殷先哲王之罔敢崇飲及臣工之罔敢湎于酒  
此又引紂之以酒亡國爲康叔明其大戒也嗣王謂紂也  
謂之今後嗣王者紂雖亡而其事若在目前也紂以沈湎  
爲樂則終身于酣飲而已其所施之命令亦如醉語嚙語  
罔能以明顯之德及於民也保者守而不遷之意紂以罔

顯之命施于民保守于心下民皆怨咨而紂猶不知改易  
也誕大也紂以剛愎之性大縱其淫泆恣爲亂常之事習  
而安焉喪其威儀所謂望之不似人君也紂之所以至此  
者以不知明命也明命卽道心失其道心則無所不至矣  
其端甚微可不戒哉民見紂之荒腆于酒也其心盡傷怨  
之至而傷心也其所以傷心者以其荒腆不息惟圖自暇  
逸也推其疾很之心不畏亡國死喪之戚實見商王有罪  
雖滅亡而無所憂也上言商邑下言殷國互文見意言有  
罪在商邑之王其究乃喪其國也夫國之所以能久長者  
以馨香之德上聞也今下民疾怨之聲羣以荒酒之罪聞  
于上天使天欲不降喪其何愛于殷而任其荒逸乎又言

王言解卷二  
天非虐待于殷民心既去自速其辜也天視自我民視觀  
茲益信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  
監

不惟若茲多誥言上文所述殷先哲王後嗣王之事非徒  
述其成事以垂訓誨而已欲康叔實體于身念念不忘也  
水監以別狀貌不若監于民以占向背夫民心疾徯願殷  
國之滅亡而天之降喪曾無所顧愛則民情當監宜古人  
之垂戒也監字有照視意鑑字亦從監古人比心如鑑則  
可以察物無遺當於民監言此心無私曲無偏執惟以下  
民爲監視也

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今殷既墜命果如民言則我其可不大監于民以撫于時  
時是也此也意指今天下也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

劼有用力之意毖致謹當竭力謹慮戒諭殷之賢獻之臣  
殷獻臣須當收用而漸染紂化其勢恐不能全免于酒故  
必劼毖之

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  
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  
酒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  
之迪諸臣惟工乃湏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侯甸男衛鄰國交際至於殷獻臣及鄰國邦交尚且劫愆  
況于本國之太史內史君之所友及賢獻之臣百宗工侯  
國之尊官皆近君之臣士民儀表其可不劫愆乎又況爾  
御事或服休美之事或服采而多事皆有官君子其可不  
劫愆乎又況于爾之朋儔圻父司馬征伐違道農父司徒  
順若保民宏父司空審定法辟皆所以治人者可不求自  
治而或不劫愆乎汝旣剛制于酒厥或告曰有羣飲汝勿  
致其逃佚盡拘執以歸于周予其殺以其間有大臣故歸  
周歟又有習殷之舊惟殷之行迪行也此殷諸臣非大官  
或酒于酒則勿殺之姑教之若前言殷獻臣收用者則不  
在此例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周公所以誅管蔡者用此義也立君爲民不可用私情  
王曰封汝典聽朕愆勿辯乃司民酒于酒

愆謂致謹之教也辯卽徧音勿容司民之官皆滴于酒康  
叔遵誥必不至司民徧酒于酒

梓材

案梓材篇解永  
樂大典原闕

五誥解卷二

五誥解卷三

召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  
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  
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  
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  
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郊特牲后稷配天不用羊豕祀天無雜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祭法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  
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

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郊特牲云社稷太牢孔安國云社稷共牢而王制云天子社稷各一牛而此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先儒爲祭社必及稷荀子曰社祭社稷祭稷王制雖漢儒所成當亦有所據依豈古昔自有異禮歟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旣命殷庶庶殷丕作太保乃以庶邦豕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豕君卽邦伯言豕君卽諸侯不皆用幣禮從長伯耳禮不主於貨錫周公者以公攝政也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東坡云旅如庭實旅百之旅孔安國云召公指戒成王而以衆殷諸侯自乃御事爲辭謙也周禮太祝辨九擗注云空手卽拜手頭至手稽首頭至地又有頓首頭叩地簡思頓首有至意稽有久義若拜手不至地於心未盡敬頓首至地稽首至地久也越及也自御事而上包言公卿大夫矣元子謂天子指紂也敬之一言實爲治道之大堯舜曰欽哉禹曰克艱湯則慄慄文王則翼翼武王則夙夜祗懼周公曰無逸皋陶曰兢兢業業益曰謹戒無虞伊尹曰欽厥止又曰其難其慎召公與周公熟講治道惟此一言而已矣人心卽道心惟放逸則失之以敬治道心爲治之大天旣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

五言解卷三  
茲服厥命

殷先哲王及厥後王後民皆服天命無違言皆不爲無道故不違天

厥終智藏瘵在

賢智者隱藏瘵病者在位謂之瘵者今俗言人有不善曰有病痛

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祖厥之出執

夫意謂皆也夫人皆知保抱攜持其婦子哀痛呼天其祖往亡逃而出境者則執之

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用懋謂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懋卽敬德周公行卽歸政故

召公勉成王敬德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旣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旣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者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迪行也行則通不行則阻礙而不通天行從順如愛其子而保安之也夏殷哲王面觀天象思所以順若之天因乎人人君順天故天所子曰天子格至也來也行之使無屯蹇又來保安之天迪格保卽從子保更易其辭爾其義同也旣用老成人又稽古人之德況曰其有能稽諸天蓋言思謀順天則法天道而行則不識不知純誠清明大矣哉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

顧畏于民。暑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茲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誠者言足以成感。小民本乎誠德也。民信之。今善矣。王不敢後者。不敢怠惰。勤於德也。用顧畏于民。暑者。民愚而神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可畏。如暑險。王能畏之也。服者有所自也。今邑於洛洛居地之中。王今來土中。服行德政。自此紹承上帝矣。又引周公言爲證。天道無他。正而已矣。孔子曰。人者天地之心。人不敢逸。無作好。無作惡。則可以配天。忠者致謹也。上下包天神地示羣神人鬼。孔子曰。所重民

食喪祭。祭禮觀人之敬。孝敬孝者。卽道心。故治務重祭也。時是也。自是居中。又治天命。於是成王治民。合於善矣。御事亦羣臣通稱。王先服殷御事之心。近能介助于我有周御事。聽命服勞矣。比近也。邁往也。往近也。亦行也。意謂殷士尙爾。況王乎。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自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四不敢知。言其可畏之甚。恐懼之辭也。今王嗣受命。當嗣

其功功者正也道也若辭也凡人事所成皆曰天命天命明哲皆人自修致之故曰自貽

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今天知我初親政事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皆自此始也肆故也故王當疾敬德王用德則天命永久祈天永命只在敬德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彝常也淫逸而過也王勿以小民過作失常之罪遂敢於殄戮用此嚴刑治民也召公恐成王心中或作此見故言及此以防其未然天立君以司牧斯民王視之宜如子不得已用刑豈敢作怒舜御衆以寬罪疑惟輕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周世世修德德化流行而嗣王勤修德教亦不可後若欲有功惟在王居德之元元者德之至德之大必配天斯爲德元王在德元則天下之民乃則象而儀刑之也越及也及王德譽彰顯凡上下君臣皆當謹而無怠恤民而無暴我受天命當如有夏歷年之數又勿替有殷歷年之數式又也更也仲虺之誥云式商受命盤庚云式敷民德君奭云我式克至于

今日休多方云天惟式教我用休畢命云式化厥訓立政  
云式敬爾由獄又曰茲式有慎其義皆又也更也車有較  
有式車之前上一橫木曰較下一橫木曰式平時手撫較  
致敬則手至式式第二橫木故有再義卽又也更也天視  
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永命于小民小民離則天命  
去矣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  
威命明德

召公言讎民欲王之恐懼大誥黜殷威命也王非從威實  
用明德王黜殷而亂定卽天命保受王威命明德在民臣  
爾羣臣勤恤小民民臣協順則永保無違

王未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  
命

明德不失則王終有成命成者無虧也王德譽亦顯我非  
敢勤極其謙卑也因奉幣供王贊王能祈天永命上旣稱  
王則繼言祈天永命卽謂王也公稱王能祈天永命卽所  
以勉王

五誥解卷三

五誥解卷四

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復卽孟子有復於王者之復周禮宰夫待諸臣之復大僕掌諸侯之復逆復謂奏事也辟君也明辟稱成王尊敬之辭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初議遷都成王如弗敢遽然蓋幼冲之年其質又謙柔也周公於是繼承贊輔大相東土王自此基始作民明辟矣成王初親政卽天初命定都卽定命也人事所成卽天命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之時而遂定其命有疑貳未敢之意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

卽召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時召公已命庶殷攻位有衆  
故曰師

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澗水  
東亦惟洛食佯來以圖及獻卜

召誥序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則知是已  
卜河朔黎水不吉矣此篇方稱我卜河朔黎水乃敘及已  
前事召誥曰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旣得卜則經營乃以  
庶殷攻位于洛汭則已卜澗澗之間洛水之北矣而此乃  
曰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者亦敘前事也周公使

召公往卜亦可言我也孔安國曰我使人卜河北黎水不  
吉又卜澗澗之間孔意亦謂使召公爾鄭康成謂殷民懷  
土憚遷故先卜河朔黎水不吉乃卜洛顧氏亦用其說按  
史記武王初定洛邑而洛誥周公先卜河朔黎水者公未  
敢遽違殷民懷土之情歟孔安國謂卜必先墨畫龜然後  
灼之兆順食墨又卜澗水東將定下都遷殷頑民遣使以  
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成王簡據洛誥之文則又  
卜澗水東其召公併卜歟或周公至洛而併卜歟或周公  
至洛而始卜歟然皆本於周公之命也佯使也書序云成  
王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召公旣相宅周公往  
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成周旣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

命誥作多士觀書序及書未見王城成周之爲二左氏乃有王城成周之殊孔子作經必不如左氏之數更其辭以爲文而已蓋周初灋水東西皆曰成周至春秋時始分灋西之城曰王城灋東之城曰成周孔子因魯史而書昭公三十一年敬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曰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然則灋水之東成王周公之時已城之矣杜預云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周紀或爲東周說韓王曰西周故天子之國多名器重寶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旣定宅佯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周公雖歸政而成王尊敬不替曰匹休又曰我二人共貞亦相與有成之意也休美也恒久也可長久故吉王請公誨以言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佯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

公曰王始舉盛禮祀于新邑其舊文所無者亦皆秩而祀之肇始也稱舉也殷盛也予齊齊百工使從王於周予惟曰庶有施行之事意其必善而今王卽百工而命曰當記

功於宗廟以功作元祀意謂功德積累其大者得列於元祀盤庚曰爾祖其從與享之謂醴享也又命曰汝受命篤志弼我其意嚮篤厚如此今我大閱視爾記功載籍而所記者乃悉汝所自教之官皆汝私人受教於汝者非我所齊百工也於是周公乃訓責成王曰孺子其有朋黨乎孺子惟與爾朋往乎無若火始燄燄其所灼已有次敘而弗能止絕乎其朋雖未至於姦惡而與周公異趣矣此放逸之漸不可長也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倅嚮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彝平常也其平常無事時及臨事時皆當如我在周時百工也蓋此百工皆齊周公所精擇不可棄也今往新邑使嚮有官僚者卽就用之明察其有功而作之作進用也宜惇厚寬大以成寬裕之德蓋慮成王不知周公所齊百工之善而輕苛責之教王寬厚有容則永有譽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周公知成王未明曉知其必爲百辟諸侯所惑羣臣多周公所擇而諸侯皆仍其舊雖文王武王德化不變而滅國五十知不可訓誨者亦多罪不至於滅者亦未皆誠心於善故有享上多儀而誠不及物者易曰言有物謂誠實也

儀不及于誠謂之實不享上可也以其不用心志於享心不享上儀雖享上凡民皆曰不享此等不誠之人明明是相侮是謂爽侮周公善形容小人情狀謂此等人惟專事爽侮今俗謂之對面相侮美蓋齊整之分率於誠不誠見之凡民皆知豈王者而不知

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棊民彝汝乃是不覆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孺子惟頌賜朕不暇聽朕教汝輔民彝性之道汝乃若是不明是不永哉言天命必不永也輔民彝之道公與成王講之熟矣君天下者厥職輔民彝性而已無他事也歸政

以來必申明素教而成王復有未明故又言民有常性本善惟上之人左右之使善者知所勸惡者知所懲而已今成王所記功乃自教之官雖非姦惡然非周公所齊百工周公所用者成王所不記則善者亦無所勸姦惡有可進之萌則民之常性將亂矣王者當輔之今反亂之正父正人之老成者故司馬曰圻父司徒曰農父司空曰宏父亦明老成周公所用多老成汝宜篤意敘用之凡正父無不順予也若順也言與周公同道正父亦不敢廢汝命乃汝也君命臣行義也正父必遵義恐成王者疑畏正父或不從命故周公云汝往新邑敬哉茲予其辨明篤切哉農厚也篤厚也卽洪範農用八政之農彼正父能寬裕我民汝

無遠之而與之乖戾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  
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  
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  
教予冲子夙夜毖祀王曰公功棗迪篤罔不若時

若順也自殷周以來開端多用王若曰足以明順道而亦  
有別於更端特異其辭之義後言退卽辟于周則知成王  
方自洛邑而言故更端曰公明保予冲子謂公保護我教  
誨明白故曰明保公所稱說者大顯德也以用也見於施  
一行也以予小子順文武之德而揚其烈以此奉答天命恒  
久久和四方民故能使衆心安定師衆也居者止而不去

也衆心不離也惇厚宗廟及禮將及也稱舉元祀有秩序  
不亂雖舊典無文於義當祀者咸次序祀之惟公德明光  
于上下蓋習聞公素講而用其言自古諸賢習聞德有明  
光之說而不知實有明光者此明德之光惟可自覺誠自  
信如日月如水鑑無所思爲而光明畢照然則奚止至于  
上下亦臨照四方也衡平也迓迎也言將平也予冲子惟  
夙夜致謹祭祀毖致謹也其餘皆公之所爲公之功也此  
一節惟深感謝周公之功德教誨良久又曰公之功在乎  
棗輔我迪行篤切無不若是時是也茲周公責切篤至成  
王心服言公素教無不如此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

禮亦未克救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  
爲四輔

命公後者爲周公立後謂封伯禽於魯也言予小子往洛  
邑卽當行封建之禮蓋以公之去留爲重也四方雖已迪  
治其亂而周之宗禮不定則無以垂法後世恐公之大功  
亦未能收寧也公惟以典禮爲治垂於後世以爲士衆建  
功者之監則可大保我文武治民之輔佐矣四輔舊說爲  
四維之輔惟周公足以當之周公作官禮史不詳其何時  
以書考之當在洛邑告成之後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  
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王旣留公以定禮又言公能成其前功則執事皆知祇歡  
而相與以有成也言祇歡而先以肅將言蒞事以敬舍敬  
無以集事也公無困哉漢書作公無困我言公無以我而  
告困也困者倦勤於事之意成王所以受周公忠誨者祇  
在無斁周公所以儀型四方者止在弗替蓋成王能知周  
公之心體備於身君以無斁爲本下有弗替之功是君臣  
之極盛也其世享承上命公後而言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  
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  
辟作周恭先

周公旣承王命因上述祖考之德祈王開基於後世也民

爲文王受命之民惡可不思惠保乎武王未受命其所以  
貽於後王者以能充大我恭敬之心以保民爲輔相也王  
今相宅既定將考定典禮撫殷遺民爲四方新主矣其所  
以承先業裕後昆者不外乎恭蓋堯舜所以爲後世帝王  
之法者惟以恭爲本故周公屢以爲言

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且以多子越御事  
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

周公良久而再言故書曰自是居土中而又治多子謂周  
公比肩在朝諸賢及小官御事因前人已成之烈而篤守  
之以此答其衆師衆也篤者篤守前人之德故能守其成  
烈而不失也惟篤其德故以之答其衆心所望爲周孚信  
之先因前者成王疑周公故此言孚以默感成王之心王  
今信矣及孚先助明公心以堅王心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佯來毖殷乃命寧

刑法也單盡也觀朕所以昭示子之法乃盡文祖德使王  
來新邑致謹於殷地殷民則天命寧矣毖致謹也卽禹克  
艱臯陶兢兢之意

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  
王武王

周禮有鬱鬯有秬鬯秬黑黍黑黍爲鬯酒秬鬯不和鬱金  
者卣中尊不用鬱鬯周公以臣禮降等歟惟以精明禋祀  
不在牲物上言篤前人成烈又曰單文祖德繼言此明禋

於文王武王又曰不敢宿又曰休享言致其善享卽前言告成王之善善無二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周公明禮文武用堅明訓凡祀必先齋今公不敢宿亦敬也聖人心常精一雖不齋如齋他人則不可繼言惠篤敘無有邁自疾則知禮文武實堅明訓旨惠篤敘無有邁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侔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公告王當惠順篤志凡百有敘而無亂無自構成其疾也使萬年厭足於汝德言洪德備足流澤萬年則此新邑之殷乃長久有成引長也考成也王當使殷之臣民奉承有敘不亂至於萬年朕子謂伯禽常與成王同處故公因及之意謂公老矣不復永懷王德惟朕子永懷王德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禮咸格王入太室裸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春秋魯文公十三年公羊傳曰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禮祭必有賓祭禮君牽牲周禮冢宰贊王牲事意者賓其周公乎自王賓殺禮至逸誥正祭行事也咸格謂凡與祭者畢至也孔安國曰自戊辰以下史所終述



皇清嘉慶十有三年歲在著雍執徐且月昭文張海鵬較梓

